禪門詩偈300首 ②

廖閱鵬



「禪門三寶」總序

林清玄

有時候我的工作必須離開台北，有時到遠地去演講，有時到外地旅行，我總是習慣在行囊中帶幾本書同行。由於對禪宗修行情有獨鍾，每次總想帶一些禪門的書籍，可惜大部分時間都會令我廢然而歎，不知道要帶什麼書。

因爲我發現市面上有關禪門的書，多少有一些缺失。最普遍的缺失是年代不明、傳述失眞、敍述零碎，使人無法回到禪師所處的年代與時地，去體會當時的情境。

另一個普遍的缺失，是版本的老舊，與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格格不入。有的典籍甚至還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古版，光是要破解程式的密碼，就浪費許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缺失，是不管語錄、公案或詩偈，都是一再傳述，有的以訛傳訛，有的已距原文甚遠，加上傳述者的譯解不甚精確，不但無法使人明瞭，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霧。

基於這些原因，我在深心裡希望，關於禪門豐富的著述，應有一種年代翔實、傳述眞切、敍述

統一、編輯清明、譯解精確的好版本。其內容則應至少涵蓋公案、語錄、詩偈三種。如果仿《唐詩三百首》的編纂方法，各選最精要、美好、動人的三百篇，對於嚮往禪宗的現代人，不只可以做爲工具書、床頭書，甚至可以隨身攜帶，不管到天涯海角、山林水湄，都可與禪師的心靈思想貼近而匯通。

這個心願埋藏在我的心裡許多年，但自己沒有時間和能力完成它。有一回和閔鵬兄聊天，忽然靈機一動：「坐在我眼前的不是最好的人選嗎？」於是，斗膽代衆生請命，懇求閔鵬兄來完成這個工作。萬萬沒想到，閔鵬兄答應了，使我感動了很久的時日。

我說閔鵬兄是不二人選，一來是因爲他浸淫佛學、禪宗甚久，對佛禪都有深入精妙的見解。二來是他受過現代學院的訓練，學養精湛，懂得做學問的方法。三來是他有長時間的編輯經驗，對編輯、版本有超凡的識見。

當然，最重要的是，閔鵬兄性情專注、擇善固執，能埋首於典籍做長時間的奮鬥。雖然拉他來做這麼龐大艱鉅的工作，有點於心難安，但只要對後來學禪的人有所助益，有時出賣老友，也只好在所不計了。

如今，經過兩年的奮鬥，閔鵬兄果然編出了《禪門公案三百則》《禪門語錄三百篇》《禪門詩偈

三百首》三部龐大而撼人的作品，完全符合了我多年前的心願。並且由於他的創發，比我們討論時還要完備清楚。有許多遺落在時間之河的精采內容，都由他掏沙揀金的找了出來，令人讀了感動不已。

如果說這一套書是目前講公案、語錄、詩偈最好的版本，實不爲過。讀這套書時，不僅爲閱鵬兄的用心努力感佩，也深覺這是衆生的福分，不只對已學者的查檢，對未學者的閱讀都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成書在即，閱鵬兄找我爲這套書寫幾句話，我除了歡喜踴躍、讚歎作禮之外，實在不能置一詞。想到宇宙黯暗、人天長夜，禪門的風格與思想猶如夜空中的明星、人世裡的光照，不僅在古代可以啓發人心，在現代可以風月常新，一定也可以突破時空，爲未來人類的心靈做燈焰。

因此，這套書必有它永恆的價值。



自序

有一次在林清玄先生的書房品茗聊天時，他談到自己學佛的心路歷程，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經驗分享。由於他的心靈格外敏銳、細膩，所以在尋找人生的眞理時，他遇到的困難與挫折都比常人更刻骨銘心。潛入佛法大海，採擷最深處的智慧寶珠，哪裏是容易的事呢？都要落實在日常生活啊！如今由絢爛歸於平淡，快樂的活在當下，他的修行就是這麼簡簡單單了。

我們對禪都有高度的熱情，覺得在佛法森林裏，禪的花園是最美的。因爲禪直指人心，直截了當爲人點出生命的眞相。不像大部分的宗教，或多或少用美麗的謊言、善意的恐嚇來誘導衆生。

當然，我們深信「禪」並非「禪宗」獨有，佛門各宗各派都有，道家、儒家或者回教、基督教的高層教義也有。事實上，眞正體悟禪的人，禪是無處不在的。

正因「禪宗」破天荒將「禪」呈現出來，沒有愚民的儀式、盲目的信仰，在整部人類追求靈性進化的歷史上，散發出最純淨的光芒！開啓過一群成員最多的悟道者！

林清玄先生話鋒一轉，他說：「閱鵬，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我們以前有一套『禪門三寶』，就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辛苦？」

我眼睛一亮，還以爲林清玄先生要開始談他的新計畫。

他說，他心目中的「禪門三寶」要擁有這些優點：

一、能夠網羅最重要的禪宗公案、語錄、詩偈。

二、能夠有畫龍點睛的白話翻譯。

三、能夠有深入淺出的詮釋，既有趣味，又能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四、能夠有完整的原文、資料出處。

五、能夠有方便易查的人名索引。

那麼，這樣的禪書，不但是入門者的最佳讀本，也是進階者的最佳工具書；是心靈苦悶者的一道清溪流泉，也是有心向上突破者的參考指南。

我聽了非常歡喜，這樣的構想眞是太好了，我也一直在期盼呢！

然後林清玄先生對我一笑，說：「閱鵬，我認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你來做吧！」

當時我一定是被他催眠了，居然迷迷糊糊答應了。或許是因爲與林清玄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感

染他的人格魅力，會覺得事情都很容易。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裝聾作啞才對，因爲這一句話使我整整飽受折磨了兩年。如果一開始我就洞悉這套禪書工程之浩大、之艱難，我怎麼會自找苦吃呢？

回憶起過去兩年，我全心全力投入禪門典籍的閱讀、蒐集、分類、整理，然後撰寫總共九百則的「白話新唱」、「分析與鑑賞」，其中的艱苦眞是一言難盡。甚至有好幾次想放棄不寫了，做別的容易事去！

但我還是堅持到底，不敢辜負林淸玄先生的期望。

事實上，其中也有許多奇妙難言的喜悅，例如有時在圖書館，無意中讀到一則湮沒千年的精美禪詩，或者心領神會於一段少爲人知的禪者私語，那種身心煥然的快樂，果眞不是感官娛樂所能比擬。

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就是在撰寫這幾本書時，我總感到我的意識狀態提升到另一個層面，那是一個擁有更理想的理智、情感、直覺與文字能力的我。通過漫長兩年的磨鍊，我感覺到內在產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我以爲，這套禪書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只是不可思議的宇宙所揀選的媒介。否則，爲什麼常常在寫完後重讀時，我會感到這些文字是這麼美好，卻又是這麼陌生？

宇宙有一個龐大無匹的大計畫，就是一切人、一切生命的終極覺醒。宇宙以凡情難測的手段敦促衆生不停琢磨靈魂的光采。身在局中的人，不必爲眼前的幸福歡欣，不必爲飛來的橫禍愁苦。保持清醒，努力活在當下，就是呼應宇宙大計畫的最好方法。

我深信，這套禪書，正是大計畫的一環。

而每一位閱讀本書的人，都是「有意識的」邁向覺醒之路的靈魂伴侶。

林清玄先生在總序中，戲稱找我寫作這套禪書是「出賣朋友」，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他，我哪裏會有這麼好的修行機會？感謝他的「出賣」，想必這也是宇宙大計畫的一環。

前言

古人說：「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同樣的，平凡的生活裏，有了「禪」的心情，就處處閃爍聖潔歡欣的光輝。禪，就像一把來自天上的魔法棒，禪意所在的地方，立即化腐朽爲神奇。詩，原來就是提升性靈的精緻文學；蘊涵了禪境的詩，更是雋永迷人。

禪詩是優美的，禪詩是有眞理訊息的，禪詩如實表達了禪師的心境。禪詩，是一群超凡脫俗的人，以高等理智中心與高等情感中心鎔鑄出來的精品。許多時候，不可說的禪，在禪詩裏却以詩的語言說得明明白白。

可以這麼說，「禪門三寶」裏，這本書是最令我滿意的。

當「禪門三寶」還在構思階段時，《禪門詩偈三百首》本來是比較沒有把握的，雖然從小就喜歡吟詠詩詞，但我不是中文系出身的，缺乏聲律、詩學的專業素養，總覺得有點心虛。

後來與林清玄先生談到我的內在顧慮，他聽完後，看了我一眼，眼睛閃現有若嬰兒般天真燦爛的神采，從容說：「相信我的眼光，你會做得很棒！」

他從書桌上，拿起我閱讀他的作品後精挑細選出來的一千句話，那是要做成筆記書的素材。他面露微笑，詼諧地說：「你知道嗎？我看了你選出來的摘句後，非常驚訝，想不到這些精采的話居然都是我寫的！」

我忍不住被他逗笑了。

然後他說：「我希望這套書就是你的觀點、你的風格，你就用你的感覺來選擇你會感動的、你覺得有意思的詩偈，不用擔心學院裏的專家學者會怎麼看待。這樣挑選出來的禪詩，才是大家都會喜歡的。」

聽了這段話，心中的罣礙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

所以，我就完成了這本我自己都歡喜的《禪門詩偈三百首》。

在寫作的順序上，從《禪門公案三百則》《禪門語錄三百篇》依序寫到這本《禪門詩偈三百首》時，我感到自己下筆時有種輕快的觸感，猶如行雲流水，在詮釋禪詩意境時，頗能左右逢源，信手拈來都是恰到好處的例子。

這個經驗使我確信：一旦心中了無罣礙，天下就沒有困難的事情了！

在體例上，三百首詩偈是依照作者的年代排序，作者不詳或生平不可考的，就放在最後。

一般來說，禪詩雖然意境高遠，卻是非常可口的，讀起來令人心曠神怡。

有些禪詩的創意令人拍案叫絕！例如天童如淨的〈幹藏〉、酒仙遇賢的〈西方淨土，且無酒酤〉、橫川如珙的〈月自飛來到面前〉、靈谿昱的〈催眠秘方〉、雪峰信的〈頌佛成道〉……

有些大家都很熟悉的詩，像王維的〈終南別業〉〈辛夷塢〉，其實是有很深的禪意，能夠在這本書裏表達出來，令我感到很愉快。

有些禪詩則是在我搜索古籍時，意外發現的，精巧得使我心驚！一方面惋惜埋沒在舊紙堆中百千年，一方面卻欣喜現在終於呈現在世人眼前了。

有些比較「硬」的禪詩，像洞山良价著名的〈五位君臣頌〉，我盡力解析成即使是缺乏哲學背景的讀者也能輕鬆明白，使我覺得很開心。

比較遺憾的是，我雖然費盡心力，尋找禪詩的原始出處，可是還是有幾首找不著，像百丈懷海的〈一任淸風送白雲〉、圓至的〈開門匝地花〉，希望高明的先進有以教我，更增添這本書的完整。

現在正是三月天，翩然造訪的百武彗星發出璀璨的光芒，拖曳著修長明亮的彗髮畫過夜空。

據說百武彗星一萬八千年才會從太陽系外回來一次。

因此可以確定，我們這一生只有這麼一次見到她的機會了。也許，是在許多生裏只有這唯一的一次吧！

因爲是這麼希有難得，使我們在觀賞百武彗星時，更加珍惜。

這使我想到，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遇見「禪」。

在我們的生命裏能邂逅一首禪詩也像百武彗星一樣難逢，何況是三百首？

所以我眞心希望，有緣閱讀這本書的朋友，都能尋回某種蟄伏在意識深處的神秘能力，打開心眼，看見這個世界原本就存在的美麗與眞實。

目錄

101

破除煩惱重增病

張拙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
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
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指月錄》卷十七頁二九五

【註】＊張拙：六祖下六世，嗣法於石霜慶諸。
＊含靈：有靈魂的，與有情、含識同義。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種感官。

【白話新唱】

明心見性之後

佛性的光明照遍整個法界
無論凡夫、聖人或任何動物、植物
都與我一樣同在佛性裏：一切是一
當我們不生起一念分別心時
法界的全體眞相就自動顯現出來
相對地，感官意識一運作起來
眞相就好像被烏雲遮蔽了
在佛性的天地裏
想去破除煩惱只是更增加我們的煩惱
想要朝向眞如走過去反而離眞如越遠
明白了這個道理
我們仍然隨順世緣，不與世人爭論

世人所害怕的輪迴生死、所冀望的涅槃解脱

在我們眼中，猶如水面上的倒影一般虛幻

【分析與鑑賞】

張拙，是一位秀才，他去參訪石霜慶諸，石霜問他：「秀才，何姓？」他說：「姓張名拙。」石霜就一句話刺進去說：「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使得張拙當下有省，就寫了這個著名的偈子呈給石霜慶諸。

這個偈子形神俱美，有漂亮的文采，也有深刻的意涵，禪的出世與入世兩個層面都點到重點了，值得再三吟詠。

七百年後，這個偈子還成爲幫助明代四大師之一的紫柏眞可開悟的助緣。

紫柏眞可聽到僧人在頌讀這首開悟偈，對於「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非常疑惑，因爲這兩句話與佛學常識違背，他問僧人說：「不是應該『破除煩惱方無病，趣向眞如不是邪』這樣才對嗎？」

這位未曾留下姓名的僧人也是禪門高手，他笑笑不語，意思是：張拙一點兒也沒錯，你才不對！僧人什麼也不解釋，因爲有些事情需要的是體驗，不是解釋。這樣一來，反而撩起紫柏眞可的內心生起巨大的疑情，他怎麼樣也搞不懂，於是一邊參究，一邊到處在石壁上書寫這兩句話，弄到後來，他整個人迷悶到頭臉都腫起來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吃飯時，他忽然懂了，腫得不成人形的臉也立刻恢復正常。

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102 得見此松老

青林師虔

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
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

《指月錄》卷十八頁三一七

【註】＊青林師虔（?～九〇四）：六祖下六世，嗣法於洞山良价。

【白話新唱】

這一棵剛種下去的小松樹
雖然只有三尺餘的高度
但是它會長成大樹爲草地覆上蔭涼
它的壽命長長遠遠

不知要等到多少代以後的人
才會見到松樹變老？

【分析與鑑賞】

松樹是常青樹，一年四季翠綠挺拔，不畏霜寒雪凍。歲月在松樹的身上只留下老而彌堅的痕跡，事實上，沒有老的松樹，只有永遠活在當下的松樹。

一棵小松樹，卻有無限的希望，它正是佛性的象徵。

青林師虔在洞山種松樹時，有人來求偈，他觸景生情，就以松樹成偈。這人得了偈，又拿去給洞山良价看，洞山良价大爲稱讚說：「他有資格當洞山的第三代主人！」

佛性無形無相，所以是至小；佛性不受時間影響，所以壽命無始無終；佛性包盡法界，所以是至大。

這些特質都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小松樹的身上，如果不是一顆細膩的心，怎麼能體會出來呢？越小的事情，由於它的單純、樸素，往往隱藏越大的神秘。

天主教的聖女小德蘭曾經說：

如果，一朵小花會說話，

它一定會坦誠地說出造物主對它所行的一切。

讓我們撇開宗教先入爲主的成見，於我而言，這句話是這麼親切，就像當年玄沙師備上堂準備說法時，忽然聽見燕子呢喃聲，他歎說：「燕子呀！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我何必多言呢？」便下座了。

103 禪子火急悟

雪峰義存

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
包盡乾坤處，禪子火急悟！

《雪峰義存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一九册頁九七一下

【註】＊雪峰義存（八二二～九〇八）：六祖下六世，嗣法於德山宣鑒，有《雪峰義存禪師語錄》二卷行世。

【白話新唱】

開悟是沒有方法的
就好像想要爬到天上却不依靠梯子
你感覺到遍地無行路
可是一旦開悟了

你會感覺到不必向上爬就已在天上

所以，不要再自尋煩惱了

參禪的人，快快悟！

【分析與鑑賞】

雪峰義存是一位仁厚、無私的禪師，勇於讚美別人，他稱讚趙州、溈山是古佛，他願意在機鋒交戰時，讓榮耀歸於對方，只要禪的眞諦得以彰顯。這種溫厚的風格造就了不凡的教學成果，著名的雲門宗、法眼宗都從他門下開展出來。

雪峰義存開悟之後，有人問他：「見德山得個什麼便休去？」

他說：「我空手去，空手歸。」

這個對話令人聯想到當年石頭希遷去見青原行思時，行思問他：「你從哪來？」

石頭說：「從曹溪來。」

行思問：「你在曹溪得到什麼？」

石頭說：「未到曹溪以前，也沒失去什麼。」

行思問：「既然如此，你何必去曹溪呢？」

石頭說：「如果沒去曹溪，怎麼能知道自己本來什麼也沒失去？」

佛性，是人人本自具足的寶藏，只不過，尚未發現而已。

雪峰義存說「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那是因爲，戴著眼鏡找眼鏡當然是找不到了！你不必登天，你已經在天堂裏了；你也不必再找路，你就在目的地了。

但是，衆生不知道，還拚命在光明中找光明。有一次，雪峰義存就有感而發地說：「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他的高徒雲門文偃也補上一句：「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眞理是這樣的，包盡乾坤處！

104

萬里無寸草

雪峰義存

萬里無寸草，迥迥絕煙霞，
萬劫長如是，何須更出家？

《雪峰義存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一九冊頁九七二上

【白話新唱】

悟道的人沒有任何可執著的事情
就好像放眼望去
萬里之內沒有半株野草
遼闊空寂，連一絲煙霞也無
而這是宇宙的眞相

從古至今都是如此
你只要明白就是了
何必非出家不可？

【分析與鑑賞】

出家是人類生活形態的一種，沒有絕對的好，沒有絕對的壞。出家不見得就會開悟成道，不出家也不見得就不能得到成就。舉個明顯的例子，當年，六祖慧能還沒出家即已大悟，他是在悟後潛隱十五年之後，才現身弘法，這時候才剃度的。

雪峰義存是出家人，由出家人口中說出「何須更出家」的話，值得深思。雪峰義存是一山之主，他在僧團裏看到太多人出家修道，却不能成就者十常八九。出家不是開悟的保證，萬一出家日久，忘失當初的熱誠，反而成爲「不敬業的專職修行人」。古德說過：「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說不定，出家反而是淪落的捷徑。

讓我們以人的觀點來看出家人，相信以法爲師的出家人也會喜歡人們這麼對待他們，無須過分

的期待，也無須非理性的偏見。

這首詩裏，「萬里無寸草，迥迥絕煙霞」，是著重於「一法不立」的「法性本空」的描述。這種境界就像《般若心經》所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沒有先認識宇宙的本質是空的，就很難完全投入宇宙森羅萬象的美麗與豐富。正如，未曾歷經滄桑的人，不能眞正品味幸福的滋味。

105 都緣無事可商量

南臺守安

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

《禪宗雜毒海》卷二，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二三下

【註】＊本詩原題名〈示徒〉。
＊南臺守安：唐末五代僧，生平不詳。

【白話新唱】

點上一爐香
我在南臺山靜靜坐著
一眨眼一天就過去了

沒有一絲一毫的憂慮攀上心頭
並不是斬斷內心的妄念
而是想找一件讓我起心動念的事情都找不到啊！

【分析與鑑賞】

「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商量」，是很高的見地，翻成白話就是：「不是我要斷除煩惱妄念，而是連什麼煩惱妄念都找不到啊！」

面對世俗的壓力、焦慮，佛法的高階心法並不是以分析、追溯來解決，而是直觀壓力、焦慮本身即是虛妄。好比在夢中被毒蛇咬傷了，找解毒藥來治療毒傷固然是可行之道，卻屬於「以妄止妄」，並不究竟。根本之道則是看破整個夢全是虛幻的，亦即從夢中醒來，毒傷自然完全不翼而飛了。

這首詩題為〈示徒〉，可見是對弟子的開示偈，令我聯想起馬祖道一曾說的名言：「道不用修，但莫污染。」

一切本是眞如本心的流露，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把自己的心念界定為「妄念」、「煩惱」……

牢牢執著於此，竟然不能看破自己造作出來的思維幻相。

所以馬祖才說，道不必再去修些什麼行，只要不要加重自己對自己的污染就成了！

這首示徒偈，說的也不過是「莫污染」罷了！

106 金屑眼中翳

雲門文偃

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
己靈猶不顧，佛祖爲何人？

《雲門匡眞禪師廣錄》卷下，大正藏第四十七册頁五七六下

【註】＊雲門文偃（八六四～九四九）：六祖下七世，嗣法於雪峰義存，是雲門宗的開創者，有《雲門匡眞禪師廣錄》三卷行世。

【白話新唱】

金子雖然珍貴
塞進眼睛裏却令人痛不欲生
摩尼寶珠如果裹在衣服内

就不能發出燦爛的光采
如果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靈性
諸佛諸祖還能幫上忙嗎？

【分析與鑑賞】

「金屑雖貴，在眼爲翳。」這是佛法的智慧教誨。珍貴的金子如果擺在不適當的地方，輕則像鎖在保險箱裏派不上用場，重則像掉入眼中令人痛苦不堪。同樣的，好好修行佛法，可以使人開悟、解脫，倘若誤用了佛法，佛法也可以成爲自大我慢的最佳工具。

生活在物質世界的人們，似乎深深著迷於物質現象的多采多姿，忘記了生命根源於精神界。佛經常說衆生「背覺合塵」，指的就是這種情形。甚至等而下之者，拿修行的秘密知識做爲換取名聞利養的籌碼！當初釋迦牟尼佛乃是放棄榮華富貴來追求解脫，現在的人却是放棄解脫來追求榮華富貴，天何言哉？

所謂「佛力雖不可思議，難度無緣之人」，如果人們不發出求救訊號，諸佛諸祖還眞幫不上忙呢！

同樣的，如果人們不想呼喚內在的佛性，也只好讓外在的色聲香味觸法蒙蔽終身了。決定權永遠在你手上。

107

雲門聳峻白雲低

雲門文偃

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

《指月錄》卷二十一頁三七八

【註】＊轢中泥：車輪輾過後，地上是一團爛泥，比喻毫無用處的言語。

【白話新唱】

雲門山是這麼高峻
顯得白雲變低低在下
這裏的水流是這麼湍急
以致魚兒不敢在此棲息

你們這些參禪人一走進門來
一舉一動一個眼神
就全部洩漏出你們的真實狀況
何必再多說廢話呢？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是有典故的。朗上座，是一位善於講經的和尚，他聽說有人問雲門文偃禪師：「請您說一句可以使人開悟的話吧！」雲門文偃說：「北斗裏藏身。」他左思右想，搞不懂這句話的玄機，於是去拜訪雲門文偃。

雲門一見到他，立刻當胸捉住他說：「說吧！」

朗上座正思索著該怎麼回答，雲門已經一把推開他，意思是：「眞理豈是思考可得！」然後，雲門寫了這首詩給他看，他當下明白了！

關鍵在於「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的更深刻的意義。

就好像一看到溫泉汩汩湧出，我們就知道地心深處有熾熱的融岩核；看見隨著緯度不同，北極星的高度也跟著改變，我們就知道地球是圓的。同樣的，從很高的層次，一看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我們就知道萬事萬物的背後有著佛性的神秘運作。

朗上座因著雲門文偃的秘密啓發，領悟到這個無言的奧秘。

108 捲起簾來見天下

長慶慧稜

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
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三八

【註】＊長慶慧稜：六祖下七世，嗣法於雪峰義存。

【白話新唱】

過去我眞是大大錯了，大大錯了！
直到捲起簾子的一瞬間我才恍然大悟
就是如此！
如果有人問我修的是什麼宗派

這正是人之所以爲凡人的分別心在作怪

我會馬上舉起拂子向他嘴巴打下去！

【分析與鑑賞】

這是長慶慧稜的悟道詩。

現在來看長慶慧稜的參禪歷程，眞是令人疼惜。

他去拜訪雪峰義存，雪峰義存點不透他，玄沙師備自告奮勇說：「也許他的因緣不在你這裏，叫他來找我試看看。」長慶慧稜就去了，也是點不破，他求玄沙師備爲他說破，玄沙師備試了好幾回，還是不管用。然而，他仍然不放棄，繼續待在那裏，花了二十年功夫，不斷往來於兩大禪師之間，坐破七個蒲團。直到有一天，終於機緣成熟了，在捲起簾子的一瞬間恍然大悟！

雪峰義存對玄沙師備說：「這一回他眞的悟了！」

但是，玄沙師備却謹愼地說：「還不一定，也許是意識的幻想，還要再勘驗看看。」

當天晚上群僧聚會時，雪峰義存叫他出來，說：「備頭陀還不能肯定你，但我認爲你已證悟，

現在你就當衆說出你的見地吧！」

長慶慧稜當仁不讓，立刻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雪峰義存很滿意，回視玄沙師備說：「這可不是腦袋說得出來的話吧！」

然後，長慶慧稜問雪峰義存：「自古以來，聖人所傳的心法，請師父直示。」

雪峰義存看著他卻不說話，長慶慧稜就禮拜而退。雪峰義存滿意微笑。

然後長慶慧稜獨自入方丈室，雪峰義存追問他：「什麼是你剛才問我的聖人所傳的心法呢？」

長慶慧稜說：「今天天氣眞好，最適合曬麥子了。」

雪峰義存十分滿意。

109

萬象之中獨露身

長慶慧稜

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
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三八

【白話新唱】

眞理是那麼明顯
在森羅萬象中一眼就看到它
然而，如果人們自己不敢肯定
就算眞理在眼前也會當面錯過
從前，當我還不敢肯定「就是這個」時

我荒謬地在路途中尋覓眞理
如今回顧往事
那就像想在熾熱的火焰裏尋找寒冷的冰塊一樣

【分析與鑑賞】

眞理是不用尋覓的，祂就在此時此地，就在身邊，就在眼前，就在起心動念中，從來不曾在我們之外。

眞理就像永遠到達不了的目的地，當我們一直想尋找祂，這條眞理之路就永遠走不完。但是，如果我們放下尋找的念頭，却又發現，無論我們停在哪裏，眞理就在那裏。

從前，蘇菲派的先知曼舒耳公開宣稱：「我就是眞理，我就是神！」

他遭到傳統宗教勢力的迫害，因爲他的體驗顚覆了傳統宗教的權威地位，如果每一個人都發現「我就是眞理，我就是神！」那麼所有的神職人員都將面臨失業的危機。

由於他的體驗非常有危險性，宗教領袖決定以最嚴厲的千刀萬剮之刑來懲罰他。

當他的雙脚被砍斷了，他的雙耳被割了，他的鼻子被劓了，他始終微笑不語，直到劊子手要斬他雙手時，他說：「等一下，先讓我祈禱一下，因爲一旦雙手沒了，祈禱就很難了！」

他雙手合掌，望著天空對神說：「你騙不了我！我可以從每一個人身上看見你！即使你扮演敵人、劊子手，也騙不了我！無論你以任何形式出現，我都能夠認出你，因爲我已經在我的心裏認出你了！」

是的，只要我們在心裏認出眞理，我們就會發現眞理無處不在。

110 如今枕上無閒夢

孚上座

憶著當年未悟時，一聲畫角一聲哀，
如今枕上無閒夢，大小梅花一任吹。

《禪宗雜毒海》卷三，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三一上

【註】＊畫角：角是樂器，畫角是有雕飾花紋的角。
＊孚上座：六祖下七世，嗣法於雪峰義存。

【白話新唱】

還記得當年沒開悟時
夜裏躺在床上睡不著
聽著哀泣的角聲令人更傷感

內心不斷問自己：到底什麼時候能開悟呢？
如今已是過來人
晚上睡得安穩極了
不再作「無意義的夢」
屋外的風風雨雨與我不相干
且讓枝上大小梅花一任風吹去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有從煩惱到解脫的美感，「如今枕上無閒夢，大小梅花一任吹」，何其閒適安然！

科學家研究發現，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睡覺中有五分之一的時間在作夢，也就是說，人生有十五分之一的時間在作夢。至於作夢的數量，每個人平均一輩子有十萬個夢。

想想看，多麼不可思議，人生有十五分之一活在夢裏！

夢是非常神秘的，人類花十五分之一的人生來作夢並不是無謂的浪擲，而是宇宙神秘的安排。

許多人不太能接受這種「夢是非常神秘的」說法。他們質疑，為何要讓十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渾渾噩噩的夢中呢？

事實上，不是每一個人的夢中意識都是渾渾噩噩的。如果任何人都曾經偶爾有「在夢中仍然清醒」的「清明之夢」的經驗，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一定也有人能夠在所有的夢中都保持清醒。

古人說：「至人無夢。」這句話是對的，不過只對了一半。即使是佛陀也會作夢，差別在於佛陀在夢裏依然清醒。

我們應該將夢視為另一種意識狀況，凡人只能在平常的意識狀況清醒，而佛陀能保持清醒於所有的意識狀況。當然，凡人的清醒程度與佛陀相比，又大不相同。

孚上座說「如今枕上無閒夢」，你可以說他的意思是不再作夢了，但仔細品味這句話，我把它翻譯為：不再作「無意義的夢」。意思是：悟道者仍然會有作夢的時候，只不過，夢中的訊息是清晰明白的，自己當下了然於心，不像凡人的夢隱諱朦朧，一個夢給十個心理學家解析可能會出現二十種解釋。

悟後的世界，一切都明明白白。夢，是另一種清醒。

111 直下猶難會

鼓山神宴

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四〇

【註】＊鼓山神宴：六祖下七世，嗣法於雪峰義存。

【白話新唱】

如果當下不能領會
想要在言語文字裏尋找眞理就更加遙不可及
萬一還東一句佛陀曰西一句祖師說
那就更與眞理相隔天涯沒指望了！

【分析與鑑賞】

古人說：「思而知，慮而得，乃鬼家活計。」乃是勸人不要以思考推理從語言文字尋找眞理，那是徒勞無功，甚至越行越遠的愚行。不幸的是，越是聰明的人往往越會掉入這個陷阱中。

如果自己未悟，卻老是引用佛陀曰、祖師說，那可眞是扼殺自己開悟的可能性，於己無益，此乃「說食不飽」也！

鼓山神宴對徒弟們說了這個偈子後，問一名參禪僧說：「你明白嗎？」

僧人無言以對，私下請教侍者：「小弟不知如何回答，請你教教我。」

侍者很聰明，他聽師父說過的奇奇怪怪的機鋒轉語太多了，就教他：「你就對師父說：『和尚這麼說，仍然是相隔天涯！』」

僧人於是回去對鼓山神宴像鸚鵡一樣照本宣科。

禪，要心開悟，不是嘴巴開悟，何況這句話不是僧人說得出來的。

鼓山神宴立刻把侍者叫來問話：「這是你教他說的吧！」

侍者承認了。

鼓山神宴將他痛打一頓，然後趕出門去！

日本的峨山禪師曾說過一句令人警惕的名言：「自己未悟就對人說法如何？此人是在殺佛！」

附記：鼓山神宴開悟時的狀況很特別，當時，他來找雪峰義存，義存知道他的機緣成熟了，就忽然一把抓住他，大聲問他：「是什麼？」他當下開悟，心裏明白，嘴巴却說不出話來，只能舉手搖擺，表示：我懂了！因爲這時候，他心無雜念，氣離出入，沒辦法開口說話。等過一會兒，雪峰義存問他：「你說禪有什麼道理呢？」鼓山神宴豪氣萬千說：「何道理之有！」雪峰義存非常滿意，印可他大事已明。

112

此日平生眼豁開

越山師鼐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

《指月錄》卷十九頁三四三

【註】＊越山師鼐：六祖下七世，嗣法於雪峰義存。
＊普通：達摩祖師抵達中國那年的年號是普通元年。

【白話新唱】

清風樓上赴閻王的齋宴
忽然一道陽光照下
使我的心眼豁然大開

啊！原來如此！
我才相信當年達摩祖師所傳的禪法
不是來自印度的進口貨
而是人人本來就擁有的

【分析與鑑賞】

《指月錄》卷十九記載：「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睹日光，忽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

達摩從印度而來，不是引進印度獨有的「正法眼藏」，而是啓發了中國人「原來開悟可以單刀直入」，直接明心見性！佛性人人本自有之，只要有人提醒你：「這就是了！」你就見到了。不是得到了，你原先就有，只是不知道而已。

如果佛性是本來沒有，要靠修行來累積壯大，這種修行觀念必然導致「修行是一件曠日廢時的大工程」的信念。

而達摩來了，他說：「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也許這不過是一點點見地上的差異，但是，却造成了整個修行系統的轉變。彷彿是一個人原來把火箭筒當鐵棍來用，突然他學會使用方法了，立刻火力強大一萬倍！

禪宗，雖是古老的教法，禪，却是人人當下即是，超乎時間之流。無論禪宗是否流行，想超越煩惱欲望的人永遠可以不假外求，就在自己的心裏發現「禪」，你本來就有嘛！不必求佛陀、上帝來賞賜你。

113 自遣

齊己

了然知是夢，既覺更何求？
死入孤峰去，灰飛一燼休。
雲無空碧在，天靜月華流，
免有諸徒弟，時來弔石頭。

《白蓮集》卷四頁六十六上，禪門逸書初編第二冊

【註】＊齊己：六祖下七世，溈山靈祐三世傳人，五代僧，生歿年月不詳，著有《白蓮集》十卷，收錄八百五十二首詩。

【白話新唱】

明白了，知道人生就是一場夢

覺悟了，對這世界再也無所求
快死了，就孤獨一人到山裏去
死去了，一把火燒成骨灰飛散
沒有雲，天空仍然是那麼蒼碧
靜夜裏，月亮的光華照天照地
這麼辦，免得這些癡情的徒弟
傻傻地，跑來墓碑前痛哭流涕
吵得我，死後做鬼也不得安寧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有甚深的禪意，又有冷雋的幽默，令人會心微笑之外，也感到餘韻嫋嫋。

「雲無空碧在，天靜月華流」，比喻妄念歇息了，晶瑩剔透的佛性就顯現出來了，發出智慧的光照天照地。

既然知道人生就是一場夢，對這世界再也無所求，這樣的人，他的心、他的眼神都跟常人不同了。常人奉爲圭臬的價值觀，於他而言，不啻是夢話一場，毋須認眞。在他的感覺裏，生與死是同一回事，生亦無所歡，死亦無所憂，所以齊己風趣地調侃不明諸法實相的徒弟們，「可別在我死後用哭聲來吵我」！

死後，屍體怎麼處理呢？禪者是灑脫的，連最珍貴的本來面目都不能執以爲實，更何況是曾經帶給我們許多麻煩的臭皮囊，還有什麼好留戀呢？

就讓潔淨的火焰徹底燒光它吧！免得一念不捨，成了守屍鬼。

禪者的心態是「灰飛一燼休」，徹底揚棄業已固定僵化的思想、見解，所有的權威、形式、標準都放一邊去，這樣才能活得眞實。

悟前，不要圓融，要求眞。圓融是悟後才有能力追求的境界，否則，勉強行之，必然留下更大的後遺症。

114

擬古別離

貫休

離恨如旨酒，古今飲皆醉，
只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
伊余非此輩，送人空把臂，
他日再相逢，清風送天地。

《禪月集》卷一頁二十三下，禪門逸書初編第二冊

【註】＊貫休（八三二～九一二）：唐末五代僧，工詩、書、畫，向有「三絕」美譽，嘗有句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故又稱「得得來和尚」。著有《禪月集》二十五卷。
＊旨酒：美酒。

【白話新唱】

離別的惆悵好似忍不住不飲的美酒
古往今來人們都紛紛醉倒
使我不得不懷疑
那滾滾長江流的都是癡男怨女的淚水
但是你我並不是這一等人
當我們離別時只是一握手
因爲我們知道無論多麼漫長的分離
總有一天，在靈魂根源之處
我們注定重相逢
就讓天地間無盡的清風爲我們送行吧！

【分析與鑑賞】

「他日再相逢，清風送天地」，何其優美、豁達的人生觀！

本質上，宇宙中沒有離別這一回事，所有的人都緊緊相連在一起。現實生活裏，人們却透過生離死別來體驗人類情感的廣度與深度。

如果不刻意遺忘內在的無窮智慧，如果人們一直處於悟道者的心境裏，如果我們總是心無罣礙，那麼，人生也不會這麼多采多姿！

開悟，是「好」的；不能開悟，做一個有許多煩惱的人，也是「好」的。這個「好」是第一義諦的「好」。

有一天下雨了，有位上座說：「寂闍梨！好雨！」仰山慧寂問：「好在哪裏？」上座答不上來，仰山慧寂接口說：「我倒是說得出來這雨好在哪裏。」上座就問他：「好在哪裏？」

仰山不說話，用手指著從天上紛紛落下的雨。

雨絲無言，本身就是第一義諦的現身說法。上座說的「好雨」的「好」是相對的「好」，仰山慧寂的「好」則是絕對的第一義諦的「好」。

如果，我們不能體驗到生離死別的第一義諦的「好」，至少我們可以試著去了解「離別是重逢的開始」吧！

115

有時鬼笑兩三聲

貫休

山爲水精宮，藉花無塵埃，
吟狂岳似動，筆落天瓊瑰。
伊余自樂道，不論才不才，
有時鬼笑兩三聲，疑是大謝小謝李白來！

《禪月集》卷五頁四十六下，禪門逸書初編第二冊

【註】＊本詩原題名〈山中作〉。
＊大謝小謝：指詩人謝靈運、謝朓。

【白話新唱】

住在山裏就像住在水晶雕成的宮殿中

到處開滿花朵見不到一點兒塵埃
喜歡舞文弄墨的我興致一來
吟詩的聲音瘋狂地彷彿震動整座山岳
下筆寫就的詩篇就像天上的美玉
不管我的作品有沒有藝術價值
我就是喜歡這樣的生活
有時候聽見兩三聲鬼笑
我猜，大概是大謝小謝李白也來欣賞我的傑作吧！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乍看之下，不太像禪詩，但是細細品味，卻頗有禪趣。人生既然無牽無掛，那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

貫休是一位喜愛吟詩作畫的禪僧，藝術是他的生活重心，就好像喝酒是酒仙遇賢禪師的最愛，

面壁是達摩祖師的選擇，六祖慧能的弟子法達開悟以後仍然做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誦經。人生在世，心態上可以無爲，行動上總要做點事，在這個層面上，什麼都不做也是一種做。所以，人有必要培養一些嗜好、興趣，讓生命點綴得更多采多姿。

人的嗜好、興趣，從積極面來看，若能有益於怡情養性自然最佳，從消極來說，至少無傷於人，這樣就行了。

報載，有一無聊男子閒來無事就用高倍率望遠鏡東看看西瞧瞧，他就是喜歡享受偷窺的樂趣。沒想到，有一次居然陰差陽錯，讓他成爲一宗大竊案的唯一目擊者，幫了警察一個大忙。

這眞是令人莞爾的「無用之用」。

人類的少部分人熱中於生命眞相的探索，這種「嗜好、興趣」，對於個體生命的存在未必是必要的。那些不搞修行的人生活不也照常進行嗎？太陽不會因爲哪個人不修行就不把陽光灑在他身上。但是，修行之於生存的「無用之用」，却是靈魂進化的大用。猶如藝術之於生存的「無用」，却爲人類文明抹上華麗的色彩。

我們欣賞貫休在這首詩裏表現的怡然自適的生命情調，也希望每一個人都有勇氣去做自己眞正想做的事。

116

禪客相逢只彈指

貫休

赤旃壇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株，
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禪月集》卷二十一頁一二三上，禪門逸書初編第二冊

【註】＊本詩原題名〈書石壁禪居屋壁〉。
＊菡萏：尚未開放的荷花。

【白話新唱】

道的秘密是這麼隱微卻也這麼明顯
紅色的旃壇塔有六、七級階梯
白色的荷花有三、四株

這樣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難怪禪者相逢之時只是一彈指
就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份心情能有幾人知道呢？

【分析與鑑賞】

禪者表達不可說的禪的手法眞是千變萬化，不論口語或肢體語言，都豐富異常，充滿天馬行空的創造力。

一棒、一喝、一彈指、一豎指、一揚手、一拍掌、一搖頭、一眨眼或者當胸一掌，都曾經在禪宗史上引領參禪人明心見性。

貫休說：「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彈指是容易的，三歲小孩也能做得有模有樣；禪心是難體會的，學佛到老的人也未必親證。

禪者的機鋒轉語，純是應機而發，源起於內在的體驗，所以針對同一個問題，如「何謂祖師西

來意？」乃能有層出不窮的應對。

後人如果沒有得到禪法的本質，却學得各種禪的表現手法，就像背公式一樣，這個公案有六種回答方式，那個問題有七種應對手勢，那完了，禪死矣！

禪要教育人的無非是既能深入事理的核心，又能靈活應變。

相通於這個理趣，老子曾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是貫通修行、參禪、待人處事、經營管理、面對人生困境，乃至統治天下的最高指導原則。

117 覺知如幻幻無爲

小靜上座

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
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

《指月錄》卷二十一頁三六九

【註】＊小靜上座：六祖下八世，嗣法於玄沙師備。

【白話新唱】

幻化不實的人創造了幻化不實的思想行爲
幻化不實的人又陷入幻化不實的思想行爲中
幻化不實的人造作了解不開的幻化不實的業力
幻化不實的業力又能用幻化不實的法門來對治

如果不了解一切都是幻化不實的
就會被幻化不實的痛苦緊纏不放
相反的，明白了一切都是幻化不實的
你就能在幻化不實的世界自由來去不受束縛

【分析與鑑賞】

天臺國淸寺有兩位靜上座，有一回，大靜上座作了一偈來詢問同修：「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大家回答不來，小靜上座就寫了這個偈子來回應。

解決問題往往有兩個不同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就事論事，該怎麼解決就怎麼解決。

有一天，一家加工廠失火，轉眼之間就燒光了，年老的廠長爲多年辛苦付之一炬而老淚縱橫，他苦惱著以後該怎麼辦？

第二個方向則是發現問題本來就不存在。

兒子看到父親在哭泣，忍不住問：「爸爸，您爲什麼哭呢？難道您忘記了三天前您把工廠轉賣給別人了嗎？」

老人立刻破涕爲笑。

人一直在爲不存在的問題苦惱。

不可否認的，現實的人生有很多現實的問題要面對，但是，老天並沒有規定面對問題就必須愁眉苦臉！

人生，沒有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好的心態。

這個偈子啓示了我們，若想圓滿解決各種問題，最好能兩個方向雙管齊下。

118 何須待零落

法眼文益

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
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
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
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一七

【註】＊毳：鳥獸的細毛。
＊法眼文益（八八五～九五八）：六祖下九世，嗣法於羅漢桂琛，法眼宗的開宗祖師，有《大法眼文益禪師語錄》一卷行世。

【白話新唱】

我們一起披著舒適的毛衣欣賞盛開的花叢
每個人感受到的心情却大不相同
頭髮從今天變白了就不會轉黑
去年紅豔過的花朵今年就不再紅豔了
花朵的美麗隨著早晨的露水蒸發而漸漸褪色
花朵的香氣被那無情的晚風一吹就慢慢散去
人呀！青春不常在
爲什麼要等到花蕊凋零、青春已去
然後才知道一切轉眼成空？

【分析與鑑賞】

有一次，法眼文益與李王談論佛道之後，一起欣賞盛開的牡丹花，李王便請他隨興作詩，法眼文益當場寫出這首〈詠牡丹〉，使得李王若有所悟。

敏銳的心靈，在事情的徵兆一開始，就看到了未來的發展。佛經說，在無佛的時代，獨覺目睹落葉飛花而洞然明白世間的實相乃是因緣所生、因緣所滅，就這樣開悟了，這是何其見微知著呀！當大家欣賞百花盛放的欣欣向榮之景，禪師却慧眼獨具，看出「芳華必然凋零」的宇宙定律。其中，沒有消極、悲觀，只是很清楚地看見眞相。

知道花兒必然枯萎，並不代表就不懂得享受花兒的美，反而更能珍惜「當下的美」。

正如擦得亮晶晶的皮鞋，走了一天之後，就變髒了，但我們並不因此就不再擦皮鞋了。同樣的，知道了人生無常，並不代表從此不理世事，遁隱去也！而是在唯一的此時此刻，我們更懂得及時把握。

《維摩詰經》說：「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淸淨佛土，是菩薩行。」

119 起來天地還依舊

酒仙遇賢

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

《指月錄》卷二十二頁三八三

【註】＊酒仙遇賢：六祖下九世，嗣法於龍華彥球。這是一位容貌偉怪的禪師，大嘴能容雙拳。他開悟以後，喜歡喝酒，醉後歌詠成詩，警醒道俗，所以自號酒仙。

【白話新唱】

舒舒服服地兩脚一伸
好好睡個覺吧！
別擔心

醒來的時候
地球仍然在轉動
門前的綠樹沒有鳥兒鳴叫依然亮麗
庭院下蒼苔上有落花
落花也很好

【分析與鑑賞】

曾經有一位大學的總務長，做事很認眞，學校裏大大小小的事都由他安排得妥妥當當，也因此，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學校。他是個責任心很重的人，他常想：「這個學校如果少了我就天下大亂了！」

有一天，他的認眞、勤奮終於得到報酬了，上帝召喚祂喜愛的人，總務長在學校主持會議時，忽然心臟病突發，眨眼就走了。

果然，學校一片忙亂……

然而，第二天早上，上課的鐘聲準時響起，一切如常。

好一個「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人往往在兩極擺盪，不是過分自卑，就是過度誇張自己的影響力。

世界上的事情都很好，唯一不好的是人們的「不好的心態」。換句話說，只有不好的心態，沒有不好的事情。

所以，門前綠樹無啼鳥，很好；庭下蒼苔有落花，也很好。

120 貴買硃砂畫月

酒仙遇賢

貴買硃砂畫月，算來枉用功夫，
醉臥綠楊蔭下，起來強說眞如，
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

《指月錄》卷二十二頁三八三

【註】＊眞如：萬事萬物的眞相。

【白話新唱】

買最貴的硃砂來畫月亮
算起來是枉用功夫
月亮就在天上

爲什麼把假月亮當眞月亮呢？
喜歡喝酒的我
醉臥在綠楊樹的涼蔭下
醒來後就勉強爲你們說說不可說的眞如吧！
泥人再三叮嚀
你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顆摩尼寶珠
不要把它丟了！

【分析與鑑賞】

衣珠，是佛性的譬喻。《妙法蓮華經》說了一個譬喻，有人到親友家，喝醉了，不知道親友在他的衣服裏繫了一顆無價寶珠。醒來後，他到外鄉旅行，生活十分困難，偶爾有一點兒小錢，就感到很滿足。多年以後，與親友重逢，親友得知他的境況，很惋惜地說：「唉！我當年爲了讓你過舒舒服服的好日子，在你的衣服裏繫了一顆無價寶珠，沒想到你竟然沒有發現自己是大富翁，卻過著窮

人的生活。唉！」

衣珠，比喻人自有具足一切智慧、神通的佛性，却不曉得，還向外追尋。《楞嚴經》說：「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本是大富翁，却乞食馳走！眞是情何以堪？而這就是人的眞實寫照。

酒仙遇賢說：「貴買硃砂畫月，算來枉用功夫。」說的就是同一件事，人的心中自有佛性，爲何要向外尋覓？

而體悟到「我心自有佛性」的人，倒是可以痛痛快快暢飲幾杯！佛性不會因爲喝醉了就被人偷走。

121

揚子江頭浪最深

酒仙遇賢

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
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指月錄》卷二十二頁三八三

【白話新唱】

揚子江的波浪最洶湧
想要渡江的人來到這裏
都沈吟多時，不敢貿然行動
以後，如果來到風平浪靜的江邊
也要像在波濤險惡之處一般小心謹慎

【分析與鑑賞】

明儒高攀龍曾說過：「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

這句話，不管是在修行上或處世上都相當貼切。

一般來說，每一個修行人剛剛踏上修行路時，是由於背後有一根煩惱的利刺逼迫他尋求解脫之道，使他必須不斷向前邁進。我們可以說，煩惱是解脫的開始。

然而，等到修得不錯了，煩惱沒有那麼迫切了，感到自己蠻好的，於是不知不覺放慢精進的腳步。這時候，更大的煩惱正在悄悄地找機會爆出來……，所以，也可以說，自滿是墮落的開始。

報紙上曾刊登一位棒球教練的私房話：「奇怪！每一次我們全隊都覺得對手不怎麼樣的時候，我們却輸掉了！有時候，大家都覺得對手很難纏，結果，我們反而贏了！」

這正印證了高攀龍的話。因爲危機意識，所以全力以赴；因爲意志鬆懈，所以無法保持領先。

修行是永不停止的旅行，沒有終點。但是，每一點都是起點，即使開悟了，還有更長的路……

別忘了酒仙的話：「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122 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酒仙遇賢

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
只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
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
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指月錄》卷二十二頁三八三

【註】＊閻浮：閻浮提的略稱。古代的印度人認為我們居住在娑婆世界，以須彌山為中心，山的四面有四大洲，南方是閻浮提，其餘是東毘提訶、西瞿陀尼、北拘羅洲。

【白話新唱】

活在現實的世界

人的性情中有許多喜歡的、不喜歡的
而我，就是喜歡喝些酒
所以常常醉倒在路上
等我死後
我不去西方極樂世界
還要再來娑婆世界
爲什麼呢？
極樂世界沒酒喝呀！

【分析與鑑賞】

一般來說，佛教禁止喝酒，根本五戒就有不飲酒一條。不過，喝酒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怕的是酒後意識不清而幹了糊塗事。

在根本五戒裏，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都會有被害者或共犯，唯獨飲酒是「一人做事一人

當」，所以飲酒是「遮戒」而不是「性戒」。也就是說，「最好不要去飲酒，以免惹麻煩」，其他的四戒則是做了就有罪過。

既然喝酒本身於他人無害，可愛的酒仙遇賢禪師就放懷暢飲了！注意！禪師喝酒的心情與人不同。禪師無我，連想傷害自己也找不到我來下手了！只是喜歡喝酒而已嘛！又不是殺人放火。

即使是殺人放火，在禪師心裏，也不覺得那是「罪過」，世界上哪有罪過不罪過呢？不過是人爲的道德標準。

只是禪師也不會喜歡殺人放火，衆生一體嘛！正常人會沒事時右手拿刀砍左手嗎？當然不會。至於說到西方極樂世界，禪師說他不去，因爲沒酒喝，這你可別被騙了！實在是因爲禪師的心中已無分別，雖然人在娑婆世界，與極樂世界沒有兩樣，到處都是極樂世界呀！

這首詩要表達的是悟道者悠閒自在的心境，那是一個完全沒有「不可以」的奇妙天地。

123

幽鳥語如篁

泰欽法燈

幽鳥語如篁，柳垂金線長，
煙收山谷靜，風來杏花香。

《禪門祖師偈頌》卷一，禪宗全書第九十三冊頁四二二上

【註】＊泰欽法燈（?～九七四）：六祖下十世，嗣法於法眼文益。
＊篁：竹子的通稱。

【白話新唱】

不知隱藏何處的鳥兒美妙地啼鳴
柳樹長長的葉條映照陽光下猶如萬縷金絲
變幻不定的煙嵐漸漸消散了

山谷的面目清晰顯現出來
在這般安靜的氣氛中
一陣柔柔的風吹拂過來
處處彌漫杏花香

【分析與鑑賞】

這是一首甜美的自然詩。原本，我喜歡其中幽靜、恬淡、鮮豔的意象，在吟詠的時候，彷彿置身於這處有鳥語、有花香、有金柳樹的桃花源。

這首詩，可以如此單純地欣賞，就餘韻不盡了。

然而，畢竟是禪師的禪詩，似乎還隱藏了一些更深刻的趣味……

煙收山谷靜……煩惱的煙嵐散盡，佛性的眞面目就自然顯現了……

風來杏花香……這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這杏花香，不就是永恆的涅槃妙境……

尋常飲水，飢來吃飯睏來眠，也就是這樣了！

124 永日蕭然坐

泰欽法燈

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亡，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禪門祖師偈頌》卷一，禪宗全書第九十三冊頁四二二上

【白話新唱】

獨自一人靜靜坐著
一整天的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是這麼悠閒
內心宛如清水，找不到一點憂慮
你問我怎麼辦到的？

我想告訴你却發現沒法說
不如，你直接來山林裏親身體驗吧！

【分析與鑑賞】

印第安智者唐璜曾經說過：「修行的秘訣不在『你對自己做了什麼』，而在『你不對自己做什麼』。」

考驗一個人是否心無罣礙的簡易方法，不妨看他是不是可以一個人靜靜坐著，什麼事也不幹，什麼話也不說，單純地享受生命本質的樂趣。

凡夫俗子是很難安於本分的，總是要說些什麼話、做些什麼事。看看我們身邊，還有幾人能從從容容吃完一頓飯呢？如果一頓飯的滋味都不能仔細品嘗，又怎能奢求對宇宙人生的深刻體驗呢？

世界的運作與維持，要靠不斷地做；人的生死輪迴，也是靠不斷地做。能夠「不做」，那就開始逆行於因緣業力的瀑流，逐漸擁有自主力量。

馬祖道一說過的名言：「道不用修，但莫污染。」正是「不做」的高級修行心法。

雖然知道了「不做」的重要性，仍然要在行動中實踐它。「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已經明白表示，「不做」的奧秘不是說了就行，還要在「做」中學習「不做」。

當然，在林下水邊，與大自然爲伍，遠離都市的火塵，對我們的身心狀況必然會有良好的助益。林下，的確是好商量！儘管對都市人而言，頗遙不可及。

125 學道如鑽火

神鼎洪諲

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
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二九二

【註】＊神鼎洪諲：六祖下十世，嗣法於首山省念，有《神鼎山第一代諲禪師語錄》行世。

【白話新唱】

就像鑽木取火一樣
一冒出煙來
就要馬上停止
千萬不要等到火花出現了

又燒頭又燒脚燒得你體無完膚
修行這件事
力道要恰到好處
心情要不鬆也不緊
才能走得穩穩當當

【分析與鑑賞】

龍牙居遁禪師曾經有一首詩說：「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意思是修行要堅持到底，不可半途而廢。神鼎洪諲根據這首詩又別出心裁地提出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固然修行是以開悟爲目標，可是在修行的過程中還是要保持從容的心情，不可懈怠也不需操之過急。就像煎魚一樣，爐火要恰到好處，火太小煎不熟，火太旺變成黑炭魚，就完了！

《佛說四十二章經》有一段經文，談論到修行應不緩不急，那就是著名的「琴弦鬆緊喩」，這是佛陀的重要教誨。

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

對曰：「愛彈琴。」

佛言：「弦緩如何？」

對曰：「不鳴矣！」

「弦急如何？」

對曰：「聲緩矣！」

「急緩得中如何？」

對曰：「諸音普矣！」

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意若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

從這裏可以看出佛陀鼓勵修行人的心態要不鬆也不緊，才能不失道——這個道理雖然簡單，做得到的人卻很少。

126 老病是爲依託

神鼎洪諲

得處不在高峰，亦非淺谿深壑，
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託。

《禪宗雜毒海》卷六，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七〇上

【註】＊本詩原題名〈拄杖〉。

【白話新唱】

這隻拄杖不是得自於高峰
也不是得自於溪谷之中
它就是在我的手上
如今幸好得到它的扶持

無論生老病死都依託它了

【分析與鑑賞】

本詩言外有言，這隻拄杖，不是別的，正是禪者追尋的佛性。

佛性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以拄杖做比喻正是一種巧妙的手法。

佛性不是用某一種方法、在某一個地方可以找得到的，猶如詩云：「得處不在高峰，亦非淺谿深壑。」

但是，一旦明心見性了，佛性再也不會離開我們，不管我們變老了、得重病了，或者輪迴於六道生死，佛性依然長相左右，猶如詩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託。」

本詩有種悟道後，明白了「諸法平等，無有高下」的平淡心情。

即使是聖人，也要腳踏實地生活在世界上。唯有不明實相的人，才會談玄說妙。

127 大功不宰

雪竇重顯

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祖英集》卷上頁十三下，禪門逸書初編第三冊

【註】*雪竇重顯（九八〇～一〇五二）：六祖下十世，嗣法於智門光祚，著有《雪竇和尚百則頌古》一卷、《瀑泉集》一卷及《雪竇明覺禪師語錄》六卷行世。

【白話新唱】

牛頭峰的頂上被重重雲霧深鎖
有人在此獨坐
就這樣過了他的一生

曾經環繞他飛來飛去的鳥群
不再銜著瑰豔的花卉來供養他
春天也已過去了
百花凋零
從燦爛復歸於平淡
這已回到心的故鄉的人是這般平凡無奇
沒有人看得出來

【分析與鑑賞】

牛頭法融在還沒遇到四祖道信的時候，獨自在牛頭山修行，他的禪定功夫極佳，常常有百鳥銜花的異象。後來，經過道信的點化，法融開悟了，反而百鳥不再銜花供養，變得與常人無異。

這首詩題名〈大功不宰〉，意思就是，成就了最大的功勳，反而毫不居功，表現得平淡、平凡。還沒開悟的法融，奇蹟頻頻；開悟以後，什麼也沒有。這就是「神奇卓越非至人，至人只是平

常而已」。

俗話說：「滿瓶水不響，半瓶水響叮噹。」的確是洞悉人性的智慧語。

修行人日久功深，有些特異功能或神奇事蹟，實屬平常。外人津津樂道也就隨他去了，如果當事人以此沾沾自喜，就難免岔離大道，走向偏鋒了。

128 道貴如愚

雪竇重顯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祖英集》卷上頁十三下，禪門逸書初編第三册

【註】＊空生：即佛陀的弟子須菩提，傳說他有一次在石洞中靜坐，天人雨花讚歎，他問：「是誰雨花？爲何讚歎？」天人說：「我是梵天，讚歎你善說般若。」須菩提說：「我什麼也沒說，有什麼好讚歎？」天人說：「就是這樣，你既無說，我也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白話新唱】

一陣雨後滿天烏雲凝縮露出大半明麗天空
雨水洗淨後的山峰宛如翠綠的碧玉

須菩提什麼也不知道
只是安守本分在石洞中靜坐
竟然惹得繽紛的天花熱熱鬧鬧地從天而降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的名字是〈道貴如愚〉，這個「愚」不是「愚蠢」，而是「無分別」、「無計較」，是老子說的「大智若愚」。

雨花的梵天說：「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那麼，萬事萬物不都是無說無聞，森羅萬象都在「眞說般若」嗎？是的，只是萬物無說，但我們有聞，所以沒聽見「般若」，因爲我們不能「如愚」。

有一次，我與朋友在北部橫貫公路散步，經過一座紅色的大吊橋，我一時興起，攀上欄杆，頓覺視野遼闊，令人心曠神怡！沿著欄杆走了幾步，我吆喝朋友一起上來，共享美景。但他看了看橋下，距離溪流一百公尺吧！在水邊玩耍的遊客都成了小人兒。而且，大型車輛通過時，橋面還晃了幾下，朋友搖搖頭，他覺得太危險了。

等我走到橋頭，跳下來，他對我說：「你眞有勇氣！」

我很驚訝，什麼勇氣？「欄杆寬得很，比體操選手的平衡木寬多了！他們還能夠在窄窄的平衡木做各種高難度的前空翻、後空翻等動作，我只不過走過去而已，需要什麼勇氣？」

他說：「萬一一不小心摔下去呢？」

我笑著說：「我本來想都沒想，現在被你這麼一說，我的兩條腿開始發抖了。」

令人想到一句名言：「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步跑過去。」

129 荒草尋幽徑

汾陽善昭

荒草尋幽徑，巖松迴布陰，
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三九二

【註】＊汾陽善昭（九四七～一〇二四）：六祖下十世，嗣法於首山省念，有《汾陽善昭禪師語錄》三卷、《汾陽善昭禪師語要》一卷行世。

【白話新唱】

追尋眞理的人彷彿在荒煙蔓草間摸索
那條隱密的小路
高聳的松樹布下重重陰影

使得許多修行人迷失了方向

忘記就在自己的心裏藏有一切的眞相

【分析與鑑賞】

修行的人一旦成了「玄學客」，談玄說妙的專家，就走失在思想的迷宮裏。雖徜徉在宮中繁華的景致，也頗能樂在其中，卻難以見到本心。

喜歡禪的人，大都聰穎超群，這往往正是問題所在，因爲太過聰明，腦筋一轉答案就跑出來了，反而不能直入本心，讓佛性來對應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聰明使人得到很大的便利；在追尋眞理時，聰明卻是最難防範的內賊。

猶如蝴蝶死於美麗的翅膀，聰明的修行人死於聰明。

有三個死囚在臨死之前還在爭辯誰最聰明。

時間到了，第一個死囚被叫出去，可是他坐上電椅之後，獄卒按了電鈕，卻沒有任何動靜，監獄長只好放他走了。

第二個死囚的遭遇一樣，也獲釋了。

輪到第三個死囚坐上電椅，獄卒按了電鈕，仍然不來電，監獄長還沒來得及開口，這位最聰明的死囚已經忍不住指指點點說：「唉！你怎麼連這個也不懂？你只要把那條藍色電線和黑色電線接在一起……」

130 滿目青山

天臺德韶

通玄峰頂，不是人間，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四〇七

【註】＊天臺德韶（八九一～九七二）：六祖下十世，嗣法於法眼文益。

【白話新唱】

通向眞理之路的峰頂
這裏的景色不是人間
宇宙是無窮無盡的意識
除了心靈，沒有任何的其他存在

放眼望去，處處聳立的群山仍是那麼翠綠可愛！

【分析與鑑賞】

禪者的體驗，難用語言描述，勉強說，不外乎：佛性遍一切處，萬事萬物都在妙明眞心之內，森羅萬象皆源自能生萬法的佛性，在最微小的一草一木一花，或者常人認爲是無情之物的石頭、露柱、雨滴……，都蘊涵了眞理的蹤影。

就物質層面來說，沒有眞正的物質，因爲物質是由精神意識所構成的，同樣是源自佛性，只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故曰：「心外無法。」

但禪者體驗至此，却也不否認物質的存在，反而從這裏更看出精神意識的奇妙，幻化出翠綠可愛的群山、萬紫千紅的春花、壯麗的海洋與蒼穹……，使得宇宙如此多采多姿。「滿目青山」一語表達了現象界的「妙有」。

法眼文益對這首偈子評價很高，他對天臺德韶說：「即此一頌，可起吾宗。」

131 學道須是鐵漢

李遵勗

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
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指月錄》卷二十四頁四二八

【註】＊李遵勗（?～一〇三八）：六祖下十一世，嗣法於谷隱蘊聰。

【白話新唱】

學道的人必須是鐵打的漢子
一旦在心地上下功夫就貫徹到底
以無上菩提爲目標直接走過去
其他的雜務一概不管

【分析與鑑賞】

這是李遵勗的悟道偈，透露出鋼鐵一般的意志：非開悟不可！有這種「一切是非莫管」的決心，還眞的是想不悟也難。

看古人的行誼，有時會令現代人懷疑，那是眞的嗎？

例如，有位靜琳禪師，本來是講經僧，後來棄講學禪，可是他常常感到昏沈，用了不少方法都克服不了。最後，他用了一記絕招，就在千仞懸崖邊，有一株旁生的大樹，枝幹横懸空中，他在上面鋪草爲座墊，打坐於半空中，運用天生對死亡的恐懼，來保持意識的高度淸醒。

再例如，有位全庵主，用猛烈的精神來參「狗子有無佛性」的公案，連吃飯睡夢中都在參究。有一天他倚著欄杆參公案，許久許久，忽然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渾身濕透，原來不知不覺間，下雨了，而且下了好久，才把他打醒！

又如鐵面禪師在他未悟以前，才離開出家的寺廟沒多久，接到剃度師送來的信，說道場被大火燒得精光，要他速回。他看完，隨手將信一扔，說：「徒亂人意耳！」又繼續向前行。

參禪的人，只是想開悟還不夠，而是要開悟，有著現在就要開悟的決心，這樣或許還有開悟的

可能。

修行不是懦弱的人玩得起的遊戲，《四十二章經》說：「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鬥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這是「一人與萬人戰」的艱難任務，不是鐵漢就趁早放棄吧！

132 山居

永明延壽

眞柏最宜堆厚雪，危花終怯下輕霜，
滔滔一點無依處，舉足方知盡道場。

出處不詳

【註】＊永明延壽（九〇四～九七五）：六祖下十一世，嗣法於天臺德韶，提倡禪淨雙修的一代宗師。

【白話新唱】

柏樹雖然沒有華麗的外表
却眞實地長在大地上
冬天到來時厚重的積雪堆在他的身上也無礙
嬌豔的花朵却是處境堪憂

下了一點薄薄的輕霜
就是她香消玉殞的時候
修行人要像柏樹一樣
艱苦卓絕地熬過寒冬
到了春天雪融之後
大地山河無一點雪
這時隨意行去
處處四通八達

【分析與鑑賞】

「滔滔一點無依處，舉足方知盡道場」，這是悟道後，此心到處悠然的寫照。心頭上那一點「自性見」的執著一旦除去了，才眞算得上是海闊天空！放眼望去，處處見到宇宙的眞相。

在修行的過程中，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也的苦處，如不咬緊牙根熬過去，要半途而廢實在容易

極了。這個世界的運作慣性對修行人是不利的，靈性的提升一年半載還難以見功，墮落卻只需要半個夜晚就夠了。

永明延壽的道場常有三千徒衆，以他豐富的閱人經驗，寫出「眞柏最宜堆厚雪，危花終怯下輕霜」這樣的句子，實是寓意深遠。

參禪學道，心情可以輕鬆，行動卻不能放鬆。讀熟幾部佛經禪錄就想開悟成道，正如把玫瑰花當手榴彈丟向敵人呀！

133 退步原來是向前

布袋契此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出處不詳

【註】＊布袋契此：生卒不詳，五代梁時僧，世傳爲彌勒菩薩化身。

【白話新唱】

手上把著青秧要插滿田

低頭就看見天空倒映在田水中

啊！原來低頭就可以看見天空！

人世間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好壞

只要心地清淨這個世界就跟著清淨
我一邊插秧一邊向後退步
不知不覺就把青秧插滿田了
啊！退步原來是向前！

【分析與鑑賞】

布袋和尙這首詩，是道的體驗，也是人生處世哲學。

澄澈、潔淨、廣大的天空，從久遠以來一直象徵著超越世間、至高神聖、無上意識，甚至代表了人格化的神祇，例如上帝。在這裏，天就象徵了道、最高的眞理。眞理不一定要擡頭才能看見，低頭也能發現，因爲眞理是無所不在的。

悟道者的特質，正是可以在一切或潔淨或污穢的事物中，都能看見眞理的本質。

一條死狗躺在地上，烏鴉正圍著啄食屍體，路過的人都說：「喔！多麼噁心的畫面！臭氣薰天！」耶穌走過時卻說：「這條狗的牙齒多麼美呀！既潔白又光亮。沒有人替牠刷牙或照顧牠，但是

這條狗仍然保有這麼美的牙齒！」

耶穌在死狗的身上，依然看出最美的核心本質。

另外，中國人一直有一種獨特的人生處世哲學，主張「以和爲貴」、「吃虧就是占便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裏的「退步原來是向前」正是這種陰柔、內斂而又洞達、通透的觀點。

能有這種心境，確實可以縱橫天下，如《永嘉證道歌》所說：「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

134 一鉢千家飯

布袋契此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青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

《指月錄》卷二頁四十三

【白話新唱】

出家人的生活就是這麼自由自在

不必爲生計擔心

只要一個鉢就能吃盡天下人供養的食物

沒有親友的牽絆，一個人走遍天下

也懶得與俗人打交道

不需理會無聊的人際應酬
如果要知道未來的方向往哪邊走
就問天上的白雲吧！
白雲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分析與鑑賞】

傳說中的布袋和尚就是一個像白雲一樣自由來去的出家人，這首詩富於文學的美感，意境高遠，應該就是他的內心寫照吧！

一個人的心，若眞能無牽無掛，那就是「野鶴無糧天地寬」——在大自然四處悠遊的野鶴，雖然身無恆產，可是牠飛到哪裏，哪裏就是牠的家，從來不必爲明天的衣食而擔憂。

如果，一個人眞的百分之百把心放在道上，眞正做到「君子憂道不憂貧」，老天一定會把他照顧得非常好，因爲他是宇宙的愛子。

出家人是單身漢，割斷了世緣，沒有人際關係的牽絆，處處無家處處家，五湖四海任我遨遊，

這是纏繞在親情、友情、愛情的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心境。睿智的莊子早就說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江湖夠廣夠大，人人都有遼闊的空間，不需互相依賴，猶如佛與佛之間，沒有依賴、沒有期望，只有相互的深刻了解。

也唯有這麼曠達的心，才能說出「問路白雲頭」這般豪氣干雲的話！

白雲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135 我有一布袋

布袋契此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
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

《指月錄》卷二頁四十三

【白話新唱】

我有一個布袋
就像虛空一樣無罣無礙
打開的時候比宇宙還大
收起來時比一粒原子還小
這個布袋

大可以無限大，小可以無限小
無論多大或多小
我的心情都一樣悠閒自在

【分析與鑑賞】

布袋和尚的外型特色就是身上永遠背著一只布袋，他所有的東西都放在裏面，彷彿這個布袋有無窮的容量。

其實，布袋和尚是拿布袋做爲佛性的象徵，布袋的容量可大可小，往上一丟，可以把日月星辰都包在裏頭，收起來時也不占什麼空間，正好是佛性「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性質。

布袋和尚另外有一首詩，可以一起參考：「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以這「一軀佛」來理解這個布袋，就容易多了，因爲它們講的都是同一件事。

●

民間另外流傳一首〈布袋偈〉，把布袋做爲煩惱的象徵，十分有趣。偈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事實上，不管布袋是象徵佛性或者煩惱，這個布袋都一定非放下不可！

136 全露法王身

興教洪壽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指月錄》卷二十四頁四三八

【註】*興教洪壽：六祖下十二世，嗣法於泰欽法燈。

【白話新唱】

掉下來的木頭不是其他東西
在空中飄揚的不是灰塵
就在這個當下
大地山河對我顯現了宇宙的眞相

【分析與鑑賞】

這是興教洪壽的開悟偈。有一天，他聽到拿來當柴燒的木頭掉在地上所發出的聲音，觸動了他的心弦，就這樣開悟了，而後寫下這個偈子。

法王，是指佛性，因爲是萬法的源頭，故稱爲法王。法王身，則是指山河及大地全都是佛性顯現出來的。

「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句話跟蘇東坡的「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有著相同的旨趣。

整個宇宙，就是一尊佛。

興教洪壽說撲落非他物，那麼，我們倒是要反問讀者，掉下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137 言下忽知非

黃龍慧南

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
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指月錄》卷十三頁二三五

【註】＊黃龍慧南（一〇〇二～一〇六九）：六祖下十二世，嗣法於石霜楚圓，是臨濟宗黃龍派的祖師。

【白話新唱】

諸法畢竟空
沒有一樣東西拿得出來

也沒有一樣東西肩膀挑得起來
在一句話之下忽然知道了自己的錯誤
心裏有無限的歡喜
沒有了善惡的分別心
毒蛇猛虎也能成爲知己
達摩祖師傳下來的禪法
幾百年來仍然不斷幫助有心修道的人看透眞相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是有感於嚴陽尊者的事蹟而寫的。

嚴陽尊者是趙州從諗的法嗣，他第一次見趙州時，問說：「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趙州出乎意料地說：「放下著。」

嚴陽尊者疑惑地問：「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

趙州說：「放不下，擔取去！」

嚴陽尊者就這樣言下頓悟。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人生最大的快事，莫過於此！

後來，他的身邊常常有一隻老虎與一條大蛇跟隨，他就在手上餵食牠們。

黃龍慧南說：「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這眞是一幅溫馨感人的畫面。在修行歷史上，悟道者身邊有毒蛇猛獸溫馴地伴隨，這種例子屢見不鮮，動物似乎更能以直覺感應出修行人的境界，反而是常人有眼無珠。甚至有時牠們還出面打發來意不善的人類，替道人解危。瞧！猛獸挺身保護道人，以免被歹徒傷害，這不是十分諷刺嗎？

138 桃花依舊笑春風

芙蓉道楷

一法元無萬法空，個中哪許悟圓通？
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五二

【註】＊本詩原題名〈古今無間吟〉。
＊芙蓉道楷（一〇四三～一一一八）：六祖下十二世，嗣法於投子義青，有《芙蓉道楷禪師語要》一卷行世。

【白話新唱】

沒有一件事物不是虛幻地存在
萬事萬物也同樣是虛幻地存在
哪裏有什麼對象好讓我們去開悟呢？

許多人擔心達摩祖師的心法會失傳
那桃花依舊在春風裏開心地笑著：
眞理隨時隨地都在
有什麼好傳？
有什麼好失？

【分析與鑑賞】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佛經、聖經、哲學著作等等，人類所有靈性智慧的精華通通消失不見了，人類會不會頓時陷入黑暗的幽谷，從此長夜漫漫？

絕對不會。

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出生這一切智慧的源泉，人們自然會重新挖掘出這些寶藏來。

事實上，我們都蠻樂見於這些書籍能夠絕跡於地球上，因爲這樣一來，人們不得不直接從自心中尋找，遠勝過被白紙黑字耍得團團轉。

這首詩裏，芙蓉道楷賦予「桃花依舊笑春風」一個嶄新的意義。原來到處都有禪師在說法，桃花是禪師，春風是禪師，雨水是禪師，雪花是禪師，萬事萬物都是禪師，通通都在說法。人們不一定要千里迢迢去尋師訪道，最偉大的禪師就在我們的身邊，隨時隨地都永不倦怠地說法……

139 一夢

芙蓉道楷

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
巖間一夢醒，忘却舊時憂。

出處不詳

【白話新唱】

獨自居住在山中
也許方圓數里只有我一人吧！
時間的流動已無意義
滿山植物泛黃了
我才感覺到

喔！秋天來了
在巖間睡了舒服的覺
醒來以後
內心像虛空一般
什麼是從前的憂慮
我竟然想不起來了

【分析與鑑賞】

「巖間一夢醒，忘却舊時憂」，換個角度來看，正是「從人生一場大夢醒來，過去的痛苦煩惱消失無蹤」，乃是悟道者對開悟的平靜談話。

因爲悟境嫺熟，不再把開悟當成「虛空粉碎，大地平沈」那麼驚天動地，而只是山野閒僧的平常話而已。

現代的都市人對於大自然的季節轉移，往往是後知後覺的，用頭腦來理解的——電視、報紙不

斷宣傳本季冬裝新款式……——而不是以自己的感覺來感應天地運行。人這小宇宙與天地的大宇宙漸漸失去密切的聯繫，這是值得警惕的徵兆。

道楷見了滿山黃葉就知道秋風起行，你要見到什麼才知道佛性在召喚你呢？

140

貽老僧

定慧超信

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
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
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
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

《羅湖野錄》卷下，卍續藏第一四二冊頁九九九上

【註】＊定慧超信：生卒不詳，六祖下十二世，嗣法於瑯琊慧覺。
＊龐眉：一般用「龐眉皓髮」形容老年鬚眉皓白。
＊毳（ㄘㄨㄟˋ）袍：鳥獸的細毛織成的袍子。

【白話新唱】

老和尚！你年紀多大了？
他沒有回答
長長的白眉毛就像毳袍一般
到了這個不知年齡的時候
老和尚理直氣壯說：
佛經的字體太小了
我懶得看！
人們問他話
他也大喇喇說：
你的聲音太小了
我懶得聽！
老和尚喜歡在陽光下活動
但是爬上爬下時漸漸感到有些累了

他說：我年輕過，也爬過幾回高山……

【分析與鑑賞】

這首送給老和尚的詩，描繪出一幅自由自在的老人形象，對於世俗的觀點、需求，如年齡、佛經的權威、一般的禮節，都不放在心上了。一生經歷提煉出來的精華乃是對世事的洞達，「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多麼雲淡風輕啊！

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事情的外表會不斷推陳出新，但是本質卻永遠相同。所以老人不再爲新奇事物吃驚了。

重要的是以自我，以眞正的自我爲中心，不必太理會不相干的人與事了。

當年紀老到隨時離死亡不到一步時，對世界已無所求，這時，反而一身剛骨！

141 驢馬也升天

吳山淨端

旱年祈得雨，高山好種田，
吃菜若成佛，驢馬也升天。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上，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四九五上

【註】*吳山淨端：六祖下十二世，嗣法於龍華齊岳，有《吳山淨端禪師語錄》二卷行世。

【白話新唱】

鬧旱災的時候就要祈禱老天下雨
好讓高山上的人好好種田
不過，喜歡吃菜的人喜歡就好了
不要說什麼「吃菜有功德」的鬼話

吃菜如果能成佛
驢呀馬呀早就升天了！

【分析與鑑賞】

遙想當年，造寺寫經度僧不計其數的梁武帝問達摩：「朕有何功德？」達摩尚且回答：「並無功德。」吃素，固然是一件好事，倘若把一大堆「功德」冠在頭上，也未免有「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嫌疑。另一方面，宣傳肉食的種種罪惡，倘若誇張到下地獄、入魔道的說法，這豈不是恐嚇、威脅、愚民的手段？

吳山淨端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禪師，有一次，他應章丞相的齋請，沒想到章丞相請他吃羊肉饅頭，他也欣然大快朵頤，好好享受了羊肉饅頭的美味。章丞相說：「您今天眞是賺到了一頓美食！」吳山淨端說：「我剛剛還在想這饅頭眞是好吃，原來這頭畜生與我有緣。」然後，他就寫了這個偈子做爲紀念。

後來，章丞相生日時，吳山淨端還送了一隻白狗當賀禮。不是當寵物養，而是當冬令進補之香

肉也！吳山淨端並寫了首詩：「山中無羊犬當羊，頭無雙角尾巴長，非但補勞並益髓，夜間別有好思量。」（不知道筆者有沒有會錯意，夜間別有好思量，不會是指那碼事吧？吳山淨端禪師眞是百無禁忌！這等灑脫自在，令人佩服，佩服！）

想了解禪師的深層心思，不妨再回顧達摩與梁武帝的對話。

梁武帝反問：「爲什麼沒有功德？」

達摩說：「這只是累積人天的福報，不能解脫生死。」

梁武帝問：「什麼才是眞正的功德？」

達摩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智慧，洞悉事物的眞相，這才是眞功德。

142 老病

吳山淨端

也不能誦經，也不能坐禪，
日中喫一頓，睏來伸脚眠，
時至即行無牽絆，從他東海變桑田。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〇〇下

【白話新唱】

我老了，我病了，我快死了！
也不能誦經，也不能坐禪
每天中午吃一頓飯
睏了就伸脚睡覺

死期到了該走就走沒什麼好牽絆

管他滄海桑田萬事變

我心中自有永恆的樂園

【分析與鑑賞】

老、病，接下來是死，這三者是人人不可避免的挑戰。

西諺云：「年齡不會製造聖人，只會製造老人。」如果我們不趁未死之時尋找生命的眞相，等到老魔降臨，我怕我們會成爲被年輕人厭惡的糟老頭兒。

關於疾病，我們可以說，這是驗證一個人開悟與否的最佳指標。

從前，克勤圓悟遍參諸山長老，大家一致讚歎是難得法器，甚至有人誇獎他：「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

後來，他去見五祖法演，使出渾身解數，結果，五祖法演認爲他根本沒有開悟！他非常生氣，還口出不遜，認爲五祖法演對他有偏見！然後憤然離去。

五祖法演在他臨去之前說：「等哪一天你被一場重病狠狠教訓了，你才會想到我。」

克勤圓悟來到金山，果然罹患了傷寒，全身動彈不得，他拿出平常自以為是的見地面對病痛，竟然發現，毫不管用！

這時候，他終於相信，五祖法演是對的，病痛一來，自己的心境就不得自在，怎麼談得上開悟呢？於是病癒之後，就投入五祖門下……

關於死亡，禪師們從容坐化的實例太多，不再贅述。我們只能說，如何在死魔的大軍壓境之時，仍然保有從容的心情，不恐懼不眷戀，心中的智慧光常照，乃是修行人的最終考驗。

這首詩表現了禪師面對老病死的瀟灑自若的心情。「時至即行無牽絆，從他東海變桑田」，這話看似達觀，其實，禪師也只不過是把事實說出來而已，不然，死人還想怎麼樣呢？

143 野老無心見貴人

吳山淨端

松竹青青古澗深，結茅爲屋號歸雲，
自從參遍官僚後，野老無心見貴人。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〇一上

【白話新唱】

深山裏松樹竹林鬱鬱青青
我在此結茅爲屋
將這茅屋名爲歸雲居
自從參遍官僚之後
我這老頭子再也無心去見什麼貴人了！

【分析與鑑賞】

「自從參遍官僚後，野老無心見貴人。」意思是，自從見到了佛性，世俗的一切，無論多麼珍貴的事物，都是夢幻空花，毫不放在心上了！

這首詩，令人想起亞歷山大大帝與古代希臘犬儒學派哲學家狄奧哲尼士會面的情形。犬儒學派蔑視世俗的習慣、形式，認爲這些都毫無價值，因而過著反文明、反社會的原始、簡單的生活方式。狄奧哲尼士就是以木桶代替房屋，而聲名遠播。

當時亞歷山大征服了全希臘，志得意滿，他聽說了狄奧哲尼士的聲譽，十分想見見這位傳說中的智者。無奈狄奧哲尼士毫不將帝王看在眼裏，儘管亞歷山大屢次派人邀請，他根本不理會。所以，亞歷山大只好親自來見他了。

當時，狄奧哲尼士正在木桶中曬太陽。

亞歷山大說：「我是亞歷山大，請問你有什麼要求？我一定爲你辦到。」

狄奧哲尼士回答：「唯一的要求就是請你走開一點，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這句話當場令他錯愕不已！從來沒有人敢用這種口氣跟他說話。

一直到回家的路上，亞歷山大終於深深體會到狄奧哲尼士的語意，無所求的人才是人中之王啊！亞歷山大不禁感歎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那麼我寧願是狄奧哲尼士。」

我相信，如果中國的皇帝來見吳山淨端，他也會打個飽嗝，嘴裏噴出濃濃的酒味，然後雙腳一伸說：「我醉欲眠君可去！」

144 乘舟西上

吳山淨端

嗟見世間人，風義不長久，
唯有天邊月，處處隨我走。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〇五下

【白話新唱】

世間人有時令人歎息
他們的情義與風骨往往難以長久
唯有天邊的明月
無論我到哪裏
處處伴隨著我

【分析與鑑賞】

天邊的明月，象徵著人人心中本自有之的佛性。曾經明心見性的人，無論何時何地，他都知道，佛性的智慧光永遠照耀著他。就像滿月之夜，無論我們走到哪裏，都能擡頭見月。

俗語說：「世上有二險，薄冰險，人心更險。」西方人也說：「人是唯一會害羞的動物，也可以說，唯一有必要害羞的動物。」不可諱言，在現實的人性表現中，的確有著叢林群獸爪牙相向的一面。

事實如此，修行人也無須粉飾太平，以童騃的心態認定人性皆善。修行人應有的心態十分簡單，就是《華嚴經》所說的：「人於眞實境，照以智慧光。」

從靈性進化的觀點，我們不贊同經歷人情險惡之後那種看破一切的消極心境。我們鼓勵的是，洞透眞相，而後悲憫、寬容、愛人，在冷靜的眼睛之下，仍然保有一顆熱情的心。

145 明月清風付與誰

道英

南北東西任險巇，古巖寒松冷依依，
無人到我經行地，明月清風付與誰？

出處不詳

【註】＊道英：宋代僧，生平不詳。

【白話新唱】

無論往東或往西或往南或往北
道路都一樣險阻崎嶇
但我是過來人了
不管多艱難，都與我無關

任憑古巖上的寒松清冷依依
如果沒有人突破重重阻礙
走過從前我經行的地方
我所體會到的明月清風又能託付給誰呢？

【分析與鑑賞】

任何一樣技藝、學問或靈性修持，除了少數不世出的天才，絕大多數的人都必須經歷一段艱苦的過程，才能攀登高峰。

一位職業棒球的全壘打高手說：「每次投手把球扔過來時，我專心看著球，感覺到球速似乎變慢了，球也似乎變大了，這時我一棒揮出去，心裏就知道這是全壘打！」

而他每天至少獨自揮棒一千遍。

現代的政治人物很喜歡在局勢渾沌或面臨人事大搬風時，微笑著對記者說：「我依然以平常心看待。」

令人不禁想到，那位一捏百丈懷海的鼻子，就把他捏開悟的馬祖道一禪師，他是最早說出「平常心是道」的原創者，你相信誰的平常心是眞的「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的平常心呢？

大師級的人物在述說他們的經驗時，往往用的是很簡單很平實的言語。例如當年道元禪師空手還鄉，人們問他：「你到中國學到什麼？」他說：「我學到了，原來，眼睛是橫的，鼻子是直的。」大家心想：「這沒什麼嘛！我早就知道了！」

眞的是「早就知道了」嗎？

資訊發達的今天，任何人花一點錢就可以擁有古人夢寐以求的整套大藏經，或者，跑趟圖書館，想看什麼書都有。以致於，許多人沒有大師的艱苦歷程，卻擁有大師的技巧與話術，唬唬人還頗能派得上用場，然而，對生命並沒有眞實的助益。

知識與體驗，其間的距離往往比銀河系與銀河系之間的遼闊無際更遙遠。

「無人到我經行地，明月清風付與誰？」正是說明，沒有走過大師從前的道路，又怎麼能體會到大師的心靈世界呢？

146

大冶洪鑪

眞如慕喆

大冶洪鑪，烹佛烹祖，
規模鎔盡，識者罔指。

《指月錄》卷八頁一三一

【註】＊眞如慕喆（?～一〇九五）：六祖下十三世，嗣法於翠巖可眞。

【白話新唱】

這個世界正如一座大火鑪
把諸佛祖師通通烹煮出來
直到每一個衆生都成佛作祖了才罷休
這麼深刻的道理

即使懂得的人也說不出來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是眞如看了百丈禪師的野狐禪公案，有感而發作的。

野狐公案，一般人焦點放在「不落因果」與「不昧因果」的差異上，有些人則注意到爲人師的可畏，不過講錯一句話就五百世當狐狸。

而這首偈子却又眼光獨到地指出：這個世界雖然像火鑪一般酷熱難擋，却是訓練衆生成佛作祖的好地方。只要修道人道心不失，即使五百世淪落野狐身，還是可以期待大善知識的指點，當下解脫。

只要衆生對道有熱情，總有一天，該解脫的人都會解脫！

因爲生命是這麼悠遠漫長，不能只從一生的得失來斷言。俗話說的「蓋棺論定」，其實是昧於時間眞相的虛言，大部分的人蓋了棺都還不能論定，因爲他還有機會在來生更上一層樓！

這座大冶洪鑪巨大無邊，誰也逃不過烈火的磨鍊。

147

昨夜雲隨風雨去

志芝庵主

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
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禪宗雜毒海》卷七，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八六上

【註】＊志芝庵主：六祖下十三世，嗣法於黃龍慧南。

【白話新唱】

高高山頂上茅屋一間
老僧住半間
雲住半間
昨夜風雨交加

今早起來
雲兒不知何處去
漂泊的雲啊！
畢竟不像老僧這般清閒

【分析與鑑賞】

想像雲霧繚繞的高山頂上，隱世高人與雲兒成爲鄰居，那是一幅自然和諧的畫面。

但是雲兒飄泊起來，隨風而來，復又隨風而去。志芝庵主藉此來比喻：人的煩惱、情緒，其實也是來去不定，唯有悟得本心的「老僧」安然不動，永恆享受清閒，一任雲兒來來又去去。

世人所謂的煩惱、妄念，在悟道者眼中，與菩提、禪定同一本性。所以煩惱妄念即是我們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請自來，要走也不必相送，因此，老僧與雲共住一間茅屋，不也悠然？

148

觀潮

蘇軾

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還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出處不詳

【註】＊蘇軾（一〇三八～一一〇一）：宋代大文豪，在黃州時，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其詩、詞、文、書、畫都有古今第一流的造詣。

【白話新唱】

廬山煙雨迷濛
浙江巨潮澎湃
到底，什麼是宇宙的眞面目？

如果不能徹底明白
心中憾恨無限不能停止！
有一天，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本來無事，所有的答案都在問題裏！
只是這樣
只是只是這樣
廬山依然煙雨迷濛
浙江依然巨潮澎湃

【分析與鑑賞】

未悟之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首句「廬山煙雨浙江潮」，正代表了人只能見到事物表相。但是，從聖賢書上得知，在表相之後，另有眞實、深刻的實相。有志之士開始尋找道路，努力前進，不究明實相不願停止，這是「未到千般恨不消」。這時候，見到山懷疑不只是山，見到水懷疑

不只是水，內心知道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是自己的知覺系統扭曲過的假相。

再努力修行，行行重行行，有一天，沒人知道什麼原因，開悟忽然從天外飛來。終於，看到了表相以外的眞相，到達了「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地。

不過，人在頂峰，高處不勝寒。悟道者還必須從高山返回人間，回歸平實平常，慢慢地，悟見穩固，悟境擴大到生活全面，於是，他又發現，事物的表相與眞相也不是對立的。從表相可以見到眞相，從眞相也可以衍生表相，新的突破又出現了，原來，「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本來就沒有表相與眞相的分別。

這正是「到得還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此時此刻，人們才擁有純然的心，從容欣賞天地萬物之美。

149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東坡禪喜集》卷八，現代佛學大系第四十八册頁一〇六

【白話新唱】

從橫的觀點看去是山嶺
從側的觀點看去是山峰
從遠近高低的不同角度看去就有不同風貌
没有人能看見全貌
大家都以爲自己看到的是唯一眞實

唉！

爲什麼不能認識廬山眞面目呢？

正因爲身在此山中吧！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名氣很大，也常常被引用。「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被用來比喻一件事情由不同觀點看就有不同的見解。「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被用來比喻人在局中，不易看清事情眞相。

現在讓我們超越一般人的俗解，更深入認識蘇東坡的原意。

廬山，象徵參禪人夢寐以求的佛性、般若、涅槃、解脫、眞理。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觀點來認識佛性，就出現了「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情形。所以同樣是佛法，不同宗派有不同的理論體系，同中有異（著眼點不同），異中有同（畢竟是探索同一對象）。

甚至我們可以說，不同的宗教哲學其實也只是各各以不同的觀點來認識眞理。求其異者，不難

發現各大宗教有明顯差異;可是求其同者，也不難發現各大宗教有互通之處。

更進一步說，宗教不過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其餘政治、經濟、社會、藝術等等，莫不是眞理的一隅，搞宗教的人也毋須以爲自己高人一等，覺得宗教最超越，這是我執作祟的自我膨脹。

人們如果保持清醒，應當常懷謙遜的心情，放棄「我所知所見是唯一眞實」的迷思，才能擴展視野的廣度。

可是爲何蘇東坡又說「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才顯露蘇東坡的見地。

翻成白話就是說:你之所以看不見眞理，只因爲眞理就在你身邊，靠得好近好近，近得教你看不見。

有點兒像魚兒活在水中，却看不見水;人活在空氣裏，却看不見空氣。

在這詩前兩句，好像把佛性、眞理當作一個客體來看待;後兩句則指出了佛性、眞理並不是客體，我們就身在其中。如果一直維持主客分離的思維運作模式，就永遠只能「遠近高低各不同」了!

眞理從來不曾遠離人，人却常常自己遠離了眞理。

150 宿東林寺

蘇軾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嘉泰普燈錄》卷二十三，卍續藏第一三七冊頁三一八下

【註】＊廣長舌：傳說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舌頭廣而長，可以把整個臉蓋住，象徵佛陀所說法眞實、究竟、不虛妄。

【白話新唱】

溪聲就是宣說無上大法的廣長舌
山色就是諸法實相的清淨法身
啊！

這一整夜

溪聲滔滔不絕說了無數詩偈

以後我怎麼轉述給別人知道呢？

【分析與鑑賞】

有一天，蘇東坡來到東林寺，白天與照覺常總禪師談論佛法，提到「無情」有沒有佛性時，他忽然有所省悟。

在東林寺住了一晚，黎明時，他寫了這首名偈呈獻給照覺禪師。

這首詩極有見地，至少有兩點重要的禪義：

一、禪無處不在，溪聲與山色都是諸法實相的呈現。

二、禪的體驗不可說，只能意會，所以偈云：「他日如何舉似人？」

一般人看蘇東坡與佛印禪師的禪故事，大都以蘇東坡的凡夫習氣襯托出佛印的高僧風範。其實，蘇東坡也是有開悟體驗的人，我們不妨以更深的觀點來看兩人的默契——在禪機針鋒相對之時，有

時候需要一方先下臺一鞠躬，好突顯得勝一方的禪義，促進對周圍人們的啓發效果。就像有時候佛陀說法時，已經證得聖果的弟子會爲尚未開悟的師兄弟問一些他十分明白的問題，來引發新的法談。

同樣的，蘇東坡有足夠的機智與幽默，偶爾笑扮小丑來自娛娛人，反正，只是好玩而已，又替後人留下雋永的故事，這不是十分有趣嗎？

每一則蘇東坡的故事，也是八萬四千偈之一，你領會得否？

151 瓊花一夜滿空山

白雲守端

瓊花一夜滿空山，天曉皆言好雪寒，
片片縱饒知落處，奈緣猶在半途間。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卷三，卍續藏第一二〇冊頁四三三下

【註】＊本詩原題名〈因雪〉。
＊瓊花：比喻雪的美麗潔白宛如珍異的瓊花。
＊白雲守端（一〇二五～一〇七二）：六祖下十三世，嗣法於楊岐方會，有《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四卷、《白雲守端禪師語錄》二卷及《白雲端和尚語要》一卷行世。

【白話新唱】

一夜之間大雪籠罩全山

早晨起來大家都說：冷呀！這雪下得眞好！
億萬片數不淸的雪花紛紛落下
即使知道每一片雪花將會落在何處
但是，這樣離開悟還是很遠

【分析與鑑賞】

有一次，龐蘊去拜訪藥山惟儼，臨走時，藥山叫全禪客送到山門外。走到門口，龐蘊手指空中說：「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不假思索就問：「既然不落別處，那到底落到哪裏去了？」全禪客這一問，把問題給問死了！龐蘊的原意是片片雪花各各安守本分，無論落在何處，都是最好的歸宿。

電影「阿甘正傳」一開始，男主角說：「我媽媽常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巧克力糖會吃到什麼口味。」它的弦外之音就是，每一顆巧克力糖不管是什麼口味，都好吃！

於是，龐蘊就給了全禪客一巴掌！他不服氣，說：「你不可亂打人！」

龐蘊說：「你這麼亂問，也敢自稱禪客！小心閻羅王不會放過你的。」

全禪客問：「我哪裏問錯了？」

龐蘊又給他一巴掌，然後說出一句對凡人最佳的描述語：「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這首詩是白雲守端看到下雪了，想起這段公案，有感而發寫的。

參禪的人如果在言語的層面打轉，那是絕對參不透的。例如說，有人去拜訪禪師，相談甚歡，臨走前，禪師忽然說：「不可從門出，亦不可從窗出。」請問，這時你要從哪裏出？

不懂禪的人中了語言的陷阱，他可能會想：「既然門窗都不行，那就挖地洞吧！」有特異功能的人搞不好就使個穿牆越壁的神通出去也！

這麼做的人都跟全禪客一樣，該打一巴掌。

懂禪的人，一笑，然後就從大門行出來了。

152 更求何地可忘機

白雲守端

聲聲解道不如歸，往往人心會者稀，
滿目春山春水綠，更求何地可忘機？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卷三，卍續藏第一二〇冊頁四三一上

【註】＊本詩原題名〈子規〉。

【白話新唱】

子規鳥聲聲呼喚著：不如歸！
但是很少有人聽得懂牠的眞正意思
眼前就是美麗的山、翠綠的河流
還企求什麼樣的地方才能把俗慮丟到一邊去呢？

【分析與鑑賞】

子規鳥聲聲呼喚著：「不如歸！」聽在人們耳裏，勾起了心中的鄉愁，恨不得身插雙翼飛回故鄉。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被文化所制約，不知不覺接受了某種看待事情的模式，使事情的眞相變得不重要。子規鳥，牠本來沒有名字，但我們把牠歸爲鳥類，又稱牠爲「子規」，這個名字已經投射了我們的某種情感。現在，當我們看到「子規」鳥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看到眞正的牠了，我們只看到自己心裏的鄉愁。

再說，人的故鄉，永恆的故鄉，不在某一個地方，而是在內心深處。只有明心見性的人，才眞的是回家的人。

如果沒有「回家」，即使「滿目春山春水綠」，總是俗念難了。

一旦在自心中找到了家，那麼，隨時隨地都可以安心，更求何地可忘機？

153 爲愛尋光紙上鑽

白雲守端

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
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

《禪宗雜毒海》卷六，卍續藏第一一四册一六八頁下

【註】＊本詩原題名〈蠅〉。

【白話新唱】

喜歡尋找光明的蒼蠅一直朝著窗紙鑽去
它覺得眞奇怪
爲什麼光明在眼前就是鑽不過去？
直到忽然誤打誤撞循著來時路飛出去

才發現原來這一生都被眼睛欺瞞了

【分析與鑑賞】

蒼蠅雖然看見光透紙而來，拚命向窗紙鑽去，却被紙擋住了，不能循著眼睛所見的方向與光會合。這是比喻，人們雖然知道了很多有關眞理的知識，可是這對於人們去親自體驗眞理並沒有直接幫助，甚至反而誤導了人們追尋的方向。

一個人擁有越多關於眞理的知識，往往離眞理越遠；一個對眞理一無所知的人，一旦親自體驗了眞理，他便能說出源源不絕的眞理的訊息。

赫塞在他的名著《流浪者之歌》中，安排了一段男主角西達塔與釋迦牟尼佛會面的情節。西達塔的好朋友歌文達已經決定追隨佛陀修道，但是西達塔仍然要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他對佛陀說：

「世尊！您以您自己的探尋，在您自己的路上，經過沈思，經過冥想，經過智慧，經過徹悟，您終於到達這樣的地步。世尊！您並沒有從別人的教導中學到眞正的東西。我認爲，沒有人能從別人的教導中找到解脫。……

「我不再尋找另外的和更好的教導了，因爲我知道沒有這樣的教導。我要離開所有的教導和所有的老師，我要單獨去達到我的目標，不然，我寧可死掉。……」

一個能拒絕佛陀——世界上最偉大的老師——的人，他確實有找出自己那條路的勇氣與氣魄。

中國的禪師，石頭希遷，就曾經說過一句豪氣干雲的話：「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翠巖可眞也說過：「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每一個人，最終都要像佛陀一樣，不依賴任何人，自己去找出眞理。

154 崖前花雨紛紛落

石門元易

坐擁群峰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
崖前花雨紛紛落，午夢初回識故人。

《指月錄》卷一頁二十一

【註】＊石門元易（一〇五三～一一三七）：六祖下十三世，嗣法於芙蓉道楷。

【白話新唱】

白雲覆蓋群山
我却生擁群山
天地與我似乎是一體了！
從深谷突然傳來一陣鳥鳴

彷彿提醒我這沒有時間觀念的人
現在是春天了！
在崖前睡了一覺
落花紛紛落在身上
午後自夢中醒來
忍不住留下淚水
我終於認識到眞正的我

【分析與鑑賞】

石門元易這首詩，是針對「女人出定」公案寫的。

女人出定公案記載：有一天，文殊菩薩來找釋迦牟尼佛，看見佛身邊一個女子打坐入定，就問說：「這女人怎麼能坐在你身邊呢？」

佛說：「你把她從定中喚醒，直接問她不就行了？」

文殊繞著女人走了三圈，彈指一聲，毫無作用。運用神通力將她高高舉起，乃至舉到梵天之上，也不能讓她出定。

佛笑說：「今天就算有一千一萬個文殊菩薩也沒辦法讓她出定。」然後出現了一位罔明菩薩，彈指一聲，女人就出定了。

這個公案，歷來引起許多禪師的探討，各有不同的見解。簡單地說，罔明菩薩代表無明，文殊菩薩代表智慧，爲什麼智慧不能喚醒女人，反而是無明可以呢？

這就留給讀者慢慢參了。

我寫這首詩的美感，像一杯香氣濃醇的美酒，恍惚迷離中，我好似不知不覺進入桃花源了。

「崖前花雨紛紛落」，也許用上了《維摩經》中天女散花的典故，只有心中不存男女相、分別相的人才不會被花沾在身上，從容欣賞滿天花雨的美景——其實，花兒粧點在身上，不也十分美麗嗎？

「午夢初回識故人」，那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得以從人生一場大夢醒來，認識久違了的眞我。

155 籬邊金菊預聞香

五祖法演

一片秋光對草堂，籬邊金菊預聞香，
蟬聲未息涼風起，勝似征人歸故鄉。

《法演禪師語錄》卷下，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六六六下

【註】＊五祖法演（？～一一〇四）：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白雲守端，有《法演禪師語錄》三卷行世。

【白話新唱】

草堂外呈現出秋天的光景
竹籬邊含苞待放的金菊花散發出清幽的香氣
晚夏的蟬聲尚未歇息
初秋的涼風已然吹起

這時的氣候正是一年四季中最舒爽宜人
這種快樂猶如遠征的人回歸故鄉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表現著禪者怡然自適的心境，由於心情從容，所以能悠然欣賞秋光、金菊香、蟬聲、涼風的美。

常有人引用《聖經》的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來表達他們看夠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引起他們的興趣了。

我們的看法恰好相反，太陽底下永遠有新鮮的事情，關鍵在於，是否有新鮮的心情。沒有新鮮的心情，那人就等於是一具會說話的木乃伊罷了；有新鮮的心情，就能從毫不起眼的事物發現新的意義。

還在修行路上恓恓惶惶的人，心裏總想：開悟是全世界最快樂的事！但已開悟的人，覺得開悟沒什麼，反倒是一朵路邊不知名的野花或竹籬邊的金菊花，帶給他更大的喜悅！

156 林下水邊人罕到

五祖法演

白雲堆裏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
林下水邊人罕到，方知吾道樂無窮。

《法演禪師語錄》卷下〔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六六六上

【註】＊本詩原題名〈自貽〉。

【白話新唱】

在白雲堆疊的深山裏有淵源久遠的解脫心法
遼闊的萬里天空彌漫著降霜的寒氣
晶瑩剔透的月亮彷彿與雲霧融爲一體
就在這般林下水邊人跡罕到的地方

才會深深體會到我們所追求的大道

有無窮的樂趣

【分析與鑑賞】

這是五祖法演浸淫於「禪」的法樂中，自述心境的詩。對現代人來說，光是想想如果能在「林下水邊人罕到」的地方，悠閒地度假幾天，就令人嚮往極了。更何況，一個悟道者，沒有任何心理上的負擔、壓力，他的人生已經沒有煩惱了，只是享受，何等愜意！

報紙上有一則來自美國南舊金山的消息，說當地的一處紅樹林保留區有一家心靈治療健身中心推出新課程，一週為期，讓人整天進行森林浴，漫步於參天古木，與樹木低語、對話，並享受露天的三溫暖（溫泉），三餐吃低熱量的健康食物。

報名參加的人還不少，尤其以熱中健身但體形不良的人居多。他們住在小木屋裏，兩人一間。過著早睡早起的生活作息，睡前並有關於營養、情緒放鬆、低脂料理等演講。

請注意，一週的費用是美金兩千四百元，約合新臺幣六萬五千元，相當於一般上班族兩個月的薪水。

現代人願意付出這麼高的代價，重回大自然的懷抱，汲取生命的元氣！

忙碌的現代人，請暫緩匆促的脚步，思索一下，什麼才是你眞正喜歡的生活方式。

157 幾度賣來還自買

五祖法演

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
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

《五燈會元》卷十九頁四六二

【白話新唱】

山前有一片田地閒著没種好久了
我請問祖翁：這塊田地爲什麼不好好利用呢？
他說：這田地賣了好幾次，最後又都買了回來
不是爲了種田
而是爲了給松竹引得清風

【分析與鑑賞】

這是五祖法演的投機偈，也就是禪者有所省悟時，以此表達他的見地。

山前一片大好的田地，卻閒著沒有應用，不用說了，這就是佛性的比喻。佛性人人有，卻閒著不去開發，任其雜草叢生。

「幾度賣來還自買」，比喻我們多次疏忽了佛性的存在，就好像把一樣寶貝賣掉之後才發現它的珍貴，於是又花大錢買了回來。好在還買得回來，雖然買回來以後，往往又把它閒置在一邊，又忘記了它的可貴。總要反覆賣了再買，幾次之後，才懂得堅持：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絕不出賣！

最後這句「爲憐松竹引清風」，是最美的一幕了。前面說，「佛性人人有，卻閒著不去開發」，其實不太貼切，佛性本自具足，還有什麼好開發？只是，這裏蘊涵了做人的情趣，好像眞正會寫文章的人懶得談文章，眞正有錢的人懶得談錢，俗！正如畢生馳騁沙場的老將軍，當他告老還鄉後，他喜歡擦弄的絕非刀劍兵器之類，他寧可蒔花栽竹，享受田園之樂。

越是人文素養豐富的禪師，越發連禪之一字也懶得說了，一笑！

158 平生愛罵人

黃龍死心

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
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
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
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七六

【註】＊黃龍死心：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黃龍祖心。
＊末後一句子：等於是問「什麼是最後最根本的眞理」。

【白話新唱】

要體驗什麼是最後、最根本的眞理

一定要斷絕心理上一切的思維、揣測

眼耳鼻舌身意這六種感官不再扭曲事物的眞相

就可以看見「萬法無生也無滅」的本來面目

徹底了解這個

就不需再追求什麼解脫了

不論做什麼，都很好！

我生平喜歡罵人

因爲這樣讓我感到很快活

【分析與鑑賞】

有人請問黃龍死心：「什麼是末後句？」他就寫了這個偈子讓他去參。

這個偈子的前六句都是解說禪法的話，沒什麼特別。奇就奇在最後兩句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這才是最精采的末後句。

罵人不是瞋心的表現嗎？修行人應該盡量避免才是，爲什麼黃龍死心還很得意地講給人聽，還說這是最高明的境界呢？

道理原來很簡單，一般人把罵人視爲瞋心的表現，所以心有罣礙，悟道者則把罵人視爲罵人，只是如此而已。所以不罵則已，罵人的時候也是很開心地在罵，罵得很過癮呢！雖然表面上是罵人，他的內心其實是遊戲的心情，一點兒也沒當眞，絕對不會罵得太激動，弄得心臟病爆發！

更厲害的是，禪師覷準時機，痛快地罵上幾句，就把參禪的人罵得開悟了！在禪宗史上，這種例子還不少。

159

萬機休罷付癡憨

石頭懷志

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
不脱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八六

【註】＊石頭懷志：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寶峰克文。

【白話新唱】

所有的追求都已經停止了
我寧可表現得癡癡憨憨
住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裏
唯有野鹿偶然來作伴

這裏的生活是這麼簡單
想睡就睡
連麻衣都不必脫下來
握拳當枕
忽焉滑入夢鄉
夢見好多輩子都悠遊於大自然的懷抱裏

【分析與鑑賞】

石頭懷志悟後，寶峰克文對他說：「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意思是說，你的悟境是很好，可是法緣淡薄，不適合弘法度生。

石頭懷志聽得懂師父的言外之意，禮拜而去。儘管不少人邀請他走入塵世，宣揚法音，但他都拒絕了，獨自避世於南嶽石頭山二十年。即使有人慕名而來，他依然三緘其口。

像石頭懷志這種「懷道藏身」的隱者行徑已經不太容易為現代人所了解了。有悟見又有表達能

力的人，應大衆邀請出來弘法，是那麼水到渠成，再自然也不過了！但是他堅持不出世，這是難中之難。

實在是一來，因爲心無罣礙的人生活在大自然裏有無窮的樂趣，你看看「蹤跡時容野鹿參，幾生夢在綠蘿庵」，是多麼迷人的情趣！

二來，弘法度生並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在悟道者的心境中，一切衆生皆已具足如來智慧德相。在更深的層面，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森羅萬象本來就好端端的，又何苦去「吹皺一池春水」呢？

三來，世間的運作有其機緣，順著因緣之流泛舟航去，適合弘法的人去弘法，適合隱居的人去隱居，各行其是，各安其位，這不就是一幅均衡、和諧的人生風情畫嗎？

160 只是舊時行履處

慈受懷深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淆訛，
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多少？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九五

【註】＊慈受懷深（一〇七七～一一三二）：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長蘆崇信，有《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四卷行世。

【白話新唱】

悟了才知道
悟後的言行舉止與悟前並沒兩樣
但如果不甘寂寞想說出悟的內容
反而越說越錯

夜深一陣狂風吹起
不知吹落桃花多少

【分析與鑑賞】

大珠慧海曾經說過：「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悟後，改變的是對萬事萬物的看法不一樣了，該吃飯睡覺仍然要吃飯睡覺，可不像神話傳說中的全身散發強烈金光，或飛天遁地、顯隱莫測……

這是慈受懷深的悟道詩，似乎有一種詫異的心情，悟後並沒有加添什麼，也沒有長出三頭六臂，反而是「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多少？」許多原先根深蒂固的見解、執著被吹走了，彷彿被跳樓大拍賣了！

悟道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最大的代價就是要放棄「幻想」。

未悟的人擁有許多，已悟的人一無所有。令人想起老子的名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這是絕佳的修行口訣。

161 一例清風滿目前

慈受懷深

道在何曾有間然？休分城市與林泉，
人人休法棲禪處，一例清風滿目前。

出處不詳

【白話新唱】

道，無所不在
不管城市與林下水邊
每個人修行參禪的此時此刻
就有道的清涼的風在眼前吹拂

【分析與鑑賞】

佛經喜歡用一個譬喻，太陽的光芒普遍照耀於萬事萬物，但是盲人看不見。盲人不能說：「沒有陽光啊！我沒看見呀！」

如果盲人的眼睛能夠復明，他就看見了。

一般人看不見道，並不代表道不存在，而是心的眼睛盲了。

就像盲人雖見不到陽光，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陽光照在肌膚之上的溫暖的感覺。同樣的，一般人雖未見道，却已不知不覺置身於無所不在的「道」之中了——正因爲道太大、太無邊，所以人在其中反而不知不覺。

內心有煩惱的人，常會希望去林下水邊散散心，讓心情平靜。但是不能住太久，他會想念塵世的種種感官刺激，而難以忍受大自然的單調。因爲，他只看到大自然表面的寧靜優美，沒有看到隱藏於大自然之後的「道」。

煩惱已盡的人，倒是住城市也好，住深山也好，因爲「道在何曾有間然」！隨順因緣的流向，因緣到哪裏，人也跟著到哪裏。

162

萬事無如退步人

慈受懷深

萬事無如退步人，孤雲野鶴自由身，
松門十里時往來，笑揖峰頭月一輪。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六六上

【白話新唱】

世上最好的事也比不上懂得退一步的人
他就像孤雲野鶴一般保有自由之身
時常往來於松門十里的廣大自然風光
峰頭一輪明月是知己
陪伴他一同歡笑

【分析與鑑賞】

慈受懷深寫了十二首退步詩，每一首都有深意，例如第十一首「萬事無如退步眠，放教癡鈍却安然，漆因有用遭人割，膏爲能明徹夜煎。」意思是，有太多的知識、見解，反而害慘了自己，不如癡癡鈍鈍，還能安然於道。

退步，在這裏被賦予了深刻的意涵。翻成白話，不妨說，就是從外在退回內在，回到心的原點，回到人人的本來面目，體會宇宙的眞相，過著符合天性的生活方式。

傳說，寒山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說：「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這代表了民間流行的一類凡事忍耐、退讓的處世思想，雖然是好的，有益於消弭人際衝突與戾氣，可是對當事人來說，是輕描淡寫就讓事情「船過水無痕」呢？還是憋了一肚子氣呢？忍得多了，忍無可忍，這股氣最後也要找機會爆發！

溝通分析心理學戲稱這種現象爲累積小「點券」，到足夠的數量後，一次兌換大的「贈品」！

如果是這樣的「退一步」，則只完成了形式，本質空虛，對心理健康恐有妨礙。

忍，而能無所罣礙的人，再這麼做吧！

眞正的自由，從見性開始。

「峰頭月一輪」，象徵著人人本有的佛性，唯有見到內心的明月，才眞的能享受「孤雲野鶴自由身」。

163 森羅萬象分明說

慈受懷深

兀坐雲根懶舉頭，更無言句示禪流，
森羅萬象分明說，有口何妨挂壁休？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六九上

【註】＊本詩為〈靈巖披雲臺十頌〉之第六首。

【白話新唱】

寂靜地坐在白雲生起的源頭
連擡頭看人都嫌懶
更没有什麼言語好指示想參禪的人
森羅萬象都已經清楚分明地說出諸法實相了

何妨把嘴巴掛在牆壁上徹底休息呢？

【分析與鑑賞】

這是許多悟道者的共同感受，看透事情的眞相之後，覺得難以言語形容。一來，越說離眞相越遠。二來，眞相早已經由森羅萬象爲自己說得淸淸楚楚了！

平安夜，聖誕夜，我在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旁的一座天主教堂度過。坐在高曠、寬敞、明淨的教堂裏，聽著精緻、華麗的弦樂四重演奏，那是一種別有風味的宗教情趣。

之後，有阿婆們組成的常靑合唱團、媽媽們組成的聖母軍與一群靑少年分別表演了聖歌、戲劇，然後，走出四十多位小小朋友，一邊搖著手上的鈴鐺，一邊唱歌。一所教堂能夠讓各種不同年齡層的男女老少都參與其中，意義非凡！

令人驚喜的是，我聽見小小朋友以天眞爛漫的童音唱著：

天主在哪裏？天主在哪裏？在山頂，在海底，在小河裏。

天主在哪裏？天主在哪裏？在花中，在樹梢，在小草裏。

天主在哪裏？天主在哪裏？

在這裏，在這裏！

哇！天主在愛裏！

旋律輕快活潑，小小朋友們唱得興高采烈，我不禁莞爾。也許小小朋友並不知道歌詞背後的含意，但實在是極好的眞理之歌，正好與這首詩所說「森羅萬象分明說，有口何妨挂壁休？」遙相呼應。

對領悟了道的人，平安夜，聖誕夜，每一個夜晚都是，與宗教無關……

164 家中四威儀之一

慈受懷深

家中行，尋常違順不須爭，
若知步步無階級，何必蓮花脚下坐？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六七下

【註】＊四威儀：佛學大辭典說，行、住、坐、臥，此四者各有儀則，不損威德，謂之四威儀。

【白話新唱】

在家裏走路時
平常的如意不如意的事情不需要爭
如果知道每一步都沒有差別
做人就很好了

何必像佛菩薩一樣盤著雙腿坐在蓮花上呢？

【分析與鑑賞】

〈家中四威儀〉這四個偈子，是藉著行、住、坐、臥四種日常生活中每天必做的事，來闡述「當下即是」的見地。提醒有志於過修行生活的人，修行是在眼前，與在家、出家毫不相干。

「尋常違順不須爭」，翻譯成白話就是，小小的事情不要太計較，問題是，什麼樣才算「尋常違順」呢？

有一年的冬天，商人在士林推出「哈爾濱冰燈展」，宣稱那是零下十八度的奇景。

記得走進會場前，戶外是寒風冷雨，我們打著傘，一邊嘀咕著：「這天氣眞是討厭！」之後，我們在會場飽覽冰燈的晶瑩剔透，與宛如水晶宮的令人炫目的光色美景，還愉快地在堅冰砌成的溜滑梯來回溜了好幾趟。但是，零下十八度的溫度的確不同凡響，我們的脚丫子感到又僵硬又刺痛，那管鼻子也凍得彷彿不是長在自己身上，不離去不行了。

等我們重又回到原來的「寒風冷雨」，却覺得風是這麼暖和，雨是這麼溫柔，咱們臺灣果眞是四

季如春！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事情的大小並非絕對的，而是決定於我們的心情與態度。同樣的，事情的違與順，也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從凡人的觀點來看，如意的事令人歡喜，不如意的事使人愁苦。然而，從悟道者的心境看來，世上的事情沒有什麼如意、不如意，全都是佛性的顯現。更何況，沒有自己的意，哪來如不如？

在那「步步無階級」的世界，沒有好與壞、順與逆的分別，所以，一切都是好的。

165 家中四威儀之二

慈受懷深

家中住，早起開門夜閉户，
運水搬柴莫倩人，方知佛是凡夫做。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册頁五六七下

【白話新唱】

住在家裏時
早晨起來開門，晚上睡前關門
挑水搬柴就自己來，勿讓人代勞
你能識得個中趣味
方才知道：佛陀是由凡人做成的

【分析與鑑賞】

從前有人問大珠慧海：「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大珠慧海說：「用功。」那人又問：「如何用功？」大珠慧海說出千古名言：「飢來吃飯，睏來即眠。」

這是令人詫異的回答，果然那人又問：「每個人都是這樣，也與你一樣用功嗎？」

「不一樣。」

「哪裏不一樣？」

大珠慧海說：「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原來，悟道者也不過是肚子餓了就吃飯，想睡覺了就睡覺，讓一切自自然然發生。所以，早上起來了，該開門時就開門，晚上要休息了，該關門時就關門，這也是自自然然地發生了。

永遠活在當下，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這就是道。即使是佛來了，也是如此。你看《金剛經》一開始，描述佛陀的平常生活：「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不懂的人只想趕快跳過去閱讀後面精采的經文，懂的人却知道，整

部《金剛經》的精華都已經在這裏了！

做一件事情，就把它當作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來面對，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雜念，也不被別的事情干擾，這就是「道」。像古人的生活中，運水搬柴是常有的事，好好把這事做好就行了，不需另外搞什麼修行。對現代人來說，只要學會，上廁所的時候專心上廁所，不看報紙；吃飯的時候專心吃飯，不看電視，我以爲，這就與道不遠了！

不管再怎麼樣的達官顯貴，吃飯、上廁所，總是要親自來，別人想替也替不來。

166 家中四威儀之三

慈受懷深

家中坐，一室寥寥是什麼？
靈光一點甚分明，何必青山尋達摩？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六七下

【白話新唱】

獨自坐在家裏
一室寂寂寥寥
那空虛的是什麼？
如果心頭有一點靈光，十分清楚它
那就不必跋山涉水去尋找達摩祖師了！

【分析與鑑賞】

有一座寺廟香火鼎盛，整天訪客不絕，難免人聲喧擾，破壞了那份寧靜。徒弟們為此常悶悶不樂，有時忍不住就向師父抱怨：「這麼吵鬧，怎麼修行呢？」

師父總是笑笑，對徒弟的抱怨置若罔聞，並且，仍然一副自得其樂的模樣，似乎無視於寧靜或喧嘩。

有一天，徒弟們私下聚會，決定對師父下最後通牒：如果廟裏還是這麼人聲鼎沸，我們要集體出走！

第二天，他們告訴師父這個決定。

「你們這些傻瓜！」師父終於開口了，「我從沒見過比這裏更棒的道場，有這麼多學習的機會！一心一意想走的人，我尊重你們的意願，就請吧！別忘了多帶幾個饅頭。」

「不過，」師父話鋒一轉，溫和地說，「難道你們不知道，寧靜並不是寂靜無聲，而是無我之境！」

●

世上的事情往往弔詭莫名，許多在家人拚命想遠離紅塵，出家人偏偏又向名利靠攏過去；有些

人出家的目的是想在世界上找到一塊清淨的棲身之處，沒想到出了家之後，反而入了一個是非更多的家。

眼前之境就是清涼地。

讓我們放棄一個業已根深蒂固的毛病吧！不要把希望寄託於未來。避免這樣的思考模式：「如果出家了，我就能……」「如果更安靜一點，我的禪定就會更上一層樓……」

這些「如果」，對此時此刻毫無幫助。

慈受懷深說：「靈光一點甚分明，何必青山尋達摩？」這不只適用於面對一室寥寥，也適用於每一個當下。

每一個當下，都是無我。

167 家中四威儀之四

慈受懷深

家中臥，展脚縮脚皆由我，
若能一覺到天明，始信參禪輸懶惰。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六七下

【白話新唱】

躺在家裏睡覺
伸腿縮腿都由我隨心所欲
如果能無憂無慮一覺到天明
這時候才會相信：懶惰比參禪更厲害！

【分析與鑑賞】

〈家中四威儀〉說的是悟道者的行、住、坐、臥的內在品質。心無罣礙之後，任何微不足道的事，都自有一份莊嚴的氣象。因爲心與宇宙有維繫的管道，行、住、坐、臥時，不是有一個人在行、住、坐、臥，而是整個宇宙在行、住、坐、臥。

現代社會裏許多人有失眠的毛病，請注意！人本有極大的自由，可是失眠的人卻失去了該睡覺時就睡覺的自由。既然存在於物質世界，就不可能有無限的自由，人所能追尋的是最大的自由。

對一個失眠的人來說，怎麼樣能睡得著，恐怕比成佛更重要！

想展脚就能展脚，想縮脚就能縮脚，想睡覺就能睡覺，而且一睡到天明，這就是禪。

反問你：「如果禪師中風了，想展脚不能展脚，想縮脚不能縮脚，想睡覺不能睡覺，那就沒有禪嗎？」

重點在於，是否心無罣礙。眞是妙極了！這慈受懷深說的「始信參禪輸懶惰」，是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如果參禪是心有所求，懶惰是心無罣礙，那麼，孰淸孰濁？是不言可喻的。

寧可這個世界上有四十億個懶惰的人，還比較有希望天下太平。

168 不風流處却風流

慈受懷深

古人得後便休休，茅屋青燈百不求，
遮眼謾將黃卷展，不風流處却風流。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二，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七五上

【註】＊本詩原題名〈示襄禪者〉。

【白話新唱】

古人得道以後就徹底安歇了
住在樸素的茅屋裏
點著平常的油燈
過著簡單的生活

再也沒有什麼好追求了
有時興致一來讀讀佛經
也不過是找個東西讓眼睛看看罷了
明心見性的人
從世人眼中不風流的事物也能看出無窮的風流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可以說每一句都能獨立發展成一篇內容精采的專論。前兩句的旨趣，許多地方都談了，就不再贅言。

「遮眼謾將黃卷展」，有一種洞達、灑脫的情趣。如今看佛經，並不是想從佛經裏求些什麼，已經百不求了嘛！反正閒著也是閒著，看看佛經也無妨。

注意啊！只是拿佛經來遮遮眼睛，如果是想開悟的人，不要看佛經喔！免得佛經看得越多，離佛越遠。

佛經上的道理是死的，想開悟的人就要去找活的道理。

這就是「不風流處却風流」！

「不風流處却風流」，是優美的詩的語言，同時富於禪理，可以說是禪詩的名句，值得再三吟詠。

原來，這個世界是處處都有趣味，處處都有豐富的蘊涵，是人們把它看成單調平凡的。本來是處處風流，却被人們視爲不風流。悟道者見到了世界的眞相，所以還它風流的本來面目。

有一次，看到一組經過電子顯微鏡放大的照片。第一張是巇嶮詭奇的山巒洞穴，而它是從一幅坑坑洞洞的粗糙表面放大而來的，後者又是從一個極鈍的橢圓山巒形狀的物體放大而來，看到第四張照片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組照片的主題是「針尖」。

如果光看「針尖」與「山巒洞穴」，沒有人會知道，兩者其實是同一樣東西。

不風流處却風流，每一件平凡的事物，都蘊涵了整個宇宙的奧秘。

169 月明非爲夜行人

雲蓋智本

一年春盡一年春，野草山花幾度新，
天曉不因鐘鼓動，月明非爲夜行人。

《續古尊宿語要》卷四，卍續藏第一一九冊頁十九上

【註】＊雲蓋智本：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白雲守端，有《雲蓋本和尚語要》一卷傳世。

【白話新唱】

一年的春天過後
一眨眼新的一年的春天又降臨
野草與山花幾度凋零又幾度重生
天亮了，並不是因爲敲鐘打鼓

月光普照大地，並不是爲了夜晚的行路人

這一切只是宇宙無心的運作

人類不要自作多情

【分析與鑑賞】

有些神學家說：「上帝眞是太偉大了！祂讓地球離太陽不遠不近，讓大氣層不厚不薄，讓空氣中的含氧量不多不少，所以人類才能綿延不絕。」

從科學家的觀點看來，這眞是自作多情的想法，與上帝無關。

有人在享用滿桌豐盛的山珍海味時，忍不住感慨說：「老天眞是對人太好了！祂創造了魚讓我們可以活魚三吃，祂創造了牛讓我們有美味的腓力牛排，祂創造了雞鴨鵝讓我們有醉雞、烤鴨、鵝肝醬……」

他的感慨還沒抒發完，另一人就接下去說：「老天爺！您眞是太仁慈了！您創造了愚笨的人類，好讓我們蚊子、跳蚤有鮮美的人血可喝！」

人的我執是那麼強烈，以致於人在思考事情時，不自覺地以自己爲宇宙的中心。遙想西元一五一四年，哥白尼發現，人類所居住的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繞著太陽旋轉的，這是多麼使當權者傷心的事啊！

一直到現在，許多人早上一起床，看到天空陰霾沈沈，就忍不住暗咒一聲：「可惡的天氣！」其實，大自然何辜？是人們自己的心態有問題。

「一年春盡一年春，野草山花幾度新」，說明了四季的輪替是自然的韻律。春天盡了，不是老天的懲罰；春天來了，不是老天的恩典。野草與山花隨順自然的韻律，該欣欣向榮時就葉綠花紅，該枯萎凋零就下臺一鞠躬，沒有多餘的眷戀之情。

「天曉不因鐘鼓動，月明非爲夜行人」，說明了宇宙就是這麼無心地運行不息，人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執去掉。當人自覺渺小、微不足道時，反而能認識宇宙的眞相、眞我的廣大無邊。

向野草與山花學習吧！他們是無言的禪師。

170 多謝流鶯能助我

雲蓋智本

滿頭白髮面皮乾，祖道難扶強自寬，
多謝流鶯能助我，曉來枝上語千般。

《續古尊宿語要》卷四，卍續藏第一一九冊頁二十上

【白話新唱】

我老矣！
頭髮白了，臉皮也皺了
祖師留下的眞理之道不易扶持
但我仍打起精神來弘法
還好，多謝自由來去的黃鶯鳥兒

助我宣說諸法實相
早晨她站在樹枝上以美妙的啼唱
說了遠比一整部大藏經更多更多的法音

【分析與鑑賞】

如果眞的有眞理的存在，眞理應該普遍於一切才對。因爲，如果眞理只在這裏才有，在那裏就沒有，這就不是眞理了。

如果眞的有眞理的存在，眞理應該隨時都在才對。因爲，如果眞理只在某一個時間才出現，其他時候隱藏起來了，這就不是眞理了。

所以，眞理應隨時隨地都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沒看見而已。

辛苦弘法的雲蓋智本禪師說：「多謝流鶯能助我，曉來枝上語千般。」

他聽到眞理的歌聲了！

可是沒聽出來的人還是把眞理的歌聲當作平常的鳥鳴。

衆生迷己逐物，有眼如盲，難怪「祖道難扶」！

《五燈會元》記載：「自圓禪師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睹觀胡人而悟。」

多麼奇特的開悟啊！只不過是看到外國人不同的長相，竟會導致禪者開悟！

《五燈會元》還記載：「行機禪師一日偶看砍樹倒地，忽大悟！」

你看！只是看到砍樹倒地也能使人開悟！

照理說，我們應該一張開眼睛，聽到聲音，就觸機即悟，爲什麼沒有呢？

如果眞的有眞理的存在，眞理現在應該就在你看到的視野內，就在你現在聽到的聲音中，就在你當下運作的心裏，把它找出來吧！

171 夢幻空花

天童宏智

夢幻空花，六十七年，
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九四

【註】＊天童宏智正覺（一〇九一～一一五七）：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丹霞子淳，一生提倡默照禪，有《宏智覺和尚語要》一卷、《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八卷行世。

【白話新唱】

活在世間六十七年
就像夢中的幻影、虛空的花朵
我所體驗的心境，宛如

白色的飛鳥消失於白色的煙嵐
秋天的蒼茫的水溶於蒼茫的天際

【分析與鑑賞】

這是一首絕美的遺偈，當代的聖嚴法師曾在《禪門修證》一書中說：「正覺禪師一生主倡默照法門，闡揚理事泯融，偏正回互，明暗相即，寂照虛靈，環中虛白之旨。……他在入寂之前，寫下遺偈：『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這是何等蒼茫，何等寂靜，又何等統一的境界呢！這正是正覺禪師的禪境禪風所在。」

姑且把複雜的思想問題擺一邊去，管他什麼「偏正回互，明暗相即」，如果達摩祖師知道後來的人又給「不立文字」的禪加上這麼玄奧的哲學外衣，相信他會搖搖頭說：「把很難的事搞成簡單的是很難的，把簡單的事情搞成困難的却是簡單極了！」

宏智正覺的遺偈，是他一生寫過的最優美的文字。讓我們想像，一位有著深湛悟境的老人，雖然他也發展了博大的思想體系，然而，在臨終的時候，他不再談那些精密的思想了。相反的，他讓

更高等的結合理性與感性的心境書之於紙上，短短十六字，是他一生學思體驗的總結。我們欣賞這首遺偈，不能只見到文字的美而忽略了蘊涵，也不能玩味它的哲思而忽略了美感，我們應當情理兼顧地融入這偈子裏。

人雖死了，人的根本存在却回復佛性的廣大無邊，猶如一滴水從天空飛落於浩瀚的海洋。對立的歸於統一，矛盾的融爲一體，這是「白鳥煙沒，秋水連天」的終極境界。

172 三十年來住此山

天臺如庵主

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
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閒又閒。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九五

【註】＊天臺如庵主：六祖下十四世，嗣法於本覺守一。
＊郡符：公家機關的文件。

【白話新唱】

獨自在深山裏住了三十年
爲什麼要送一封叫我當住持的公文到山林中呢？
不要拿那些繁瑣又無聊的俗事來陷害我

我喜歡過著清閒又清閒的人生

【分析與鑑賞】

如庵主開悟之後，就歸隱故山，與猿鹿爲伍。當地的郡守（相當於現在的縣長）逼請他出來當住持，他覺得可笑極了，寫了這個偈子表白心意，當天就把草廬燒得一乾二淨，飄然遠去，再也沒有人知道他下落何方。

世俗的人迷戀名位，出世的人却覺得名位害人不淺，逃之唯恐不及。

不可否認，如果想在世間做些事情，某種程度的名位往往會自然而來，也增加不少便利。既然我們都已捲入世間事務的運作，不能像如庵主一樣隱於無人之地，那就以清醒的心情面對吧！讓我們在紅塵中隨波而不逐流，牢記人生的意義不在追逐名與利，不要落入捨本逐末的古老陷阱。

這話說來平淡，在此跌倒的人却多多。

莊子說過一個好笑的故事。

惠子做了梁惠王的宰相，莊子去看他。

有人對惠子說：「莊子表面上來看你，其實是想奪你的位子。」

莊子來了以後，看惠子很不安，就笑著說：「南方有一種鳥，名叫鵷鶵，牠周遊天下時，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吃，非甘泉不飲。有一天，牠飛過一隻鴞鳥的頭頂，那隻鴞鳥正在吃臭老鼠，很擔心鵷鶵來搶，就擡起頭來，對著鵷鶵『嘿』的大叫一聲！老朋友，現在你也想『嘿』我一聲嗎？」

當許多人都在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隨時準備對別人大「嘿」一聲的時候，我們更要留意，下一聲「嘿」是不是發自我們的嘴裏？

173 學道猶如守禁城

妙普庵主

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
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

《指月錄》卷二十九頁四九七

【註】＊六賊：指眼、耳、鼻、舌、身、意，這六種感官接收外界的訊息，賊害眞相，使我們見不到自己的本心，故曰「六賊」。

【白話新唱】

學道就好像看守禁城一樣
白天的時候，要提防六賊的突襲
夜晚要保持意識的清醒

只要總指揮能夠有效地行使他的權力
就可以不動干戈而一統天下

【分析與鑑賞】

這個偈子最好的話是「不動干戈致太平」。令人聯想到《圓覺經》的名言：「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開悟之後，才發現衆生本來就是佛，不需要搞什麼修行！同樣的，天下本來就太平，越是大動干戈，天下就越亂。俗語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還眞是有更深刻的含意。

中軍主將，在此是佛性的象徵。佛性是我們眞正的主人，但是主人却不在其位，被關在地下室，結果傭人們在沒有主人的管理下，該打掃廁所的跑去管帳，該燒飯的跑去花園種花，該接電話的跑去客廳接待賓客，大家忙成一團，辛苦半天，下場却是亂七八糟！

所以，當務之急，是把被關在地下室的主人放出來，由他來重整家務，讓每個人回到本分職務。而不是訓練該打掃廁所的人如何管帳，該燒飯的人如何種花，那是本末倒置，越訓練麻煩越大。

「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是每個修行人都必經的漸修過程。隨時保持清醒，不要失去自知之明，並且，提醒自己，感官是我們最親密的敵人，眼睛所看見的、耳朵所聽到的，都不見得是眞相，小心，小心，小心！

174 一曲漁歌少人唱

妙普庵主

坐脫立亡，不若水葬，
一省柴燒，二省開壙。
撒手便行，不妨暢快！
誰是知音？船子和尚。
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指月錄》卷二十九頁四九七

【註】＊妙普庵主（一〇七一～一一四二）：六祖下十五世，嗣法於黃龍悟新。

【白話新唱】

死亡的方式很多種

一閉眼就坐脫立亡固然很高明
可是留下身體總是增添別人的痲煩
不如自己葬在水中
不必浪費薪柴來火化
也省掉挖墳的苦工
說走就走，多麼瀟灑自在！
誰是我這種想法的知音呢？
只有船子和尚
他高尚的行徑千百年來沒有後繼者
動人的漁歌也少有人吟唱

【分析與鑑賞】

這是一首表達禪師豁達於生死的臨終遺偈。

傳說中，船子德誠點化了夾山善會之後，夾山辭行，邊走邊回顧。船子於是喚他，等他回頭時，舉起船橈說：「你以爲還有別的嗎？」然後，覆船入水而逝，從此不曾出現。大部分人認爲，船子是爲了讓夾山確信，禪就是如此，而以生命作證。

在這偈子中，船子和尚成了瀟灑自如的水葬先驅者，而作者也即將實踐這種千百年來少有人採用的死法。

一一四一年冬天，妙普庵主做了一只大木盆，盆底有洞，以塞子塞住，然後寫了一封信給雪竇持禪師，說：「吾將水葬矣！」第二年春天，持禪師來了，看他還活著，就開玩笑說：「你這老頭，說要餵魚鱉，還賴著不走！」妙普庵主笑著說：「就是要等你來證明啊！」

妙普庵主召集四衆，說法完畢後，便對大家說了這個偈子。於是盤坐在大木盆中順流而下，弟子們依依不捨地一直跟到海濱，眼看著大木盆越漂越遠，奇怪的事出現了。妙普庵主把塞子拔起，然後將大木盆划回來，衆人擁上前去，發現水竟流不進來，於是妙普庵主又乘流而下，開心地唱歌：「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遍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妙普庵主吹出嗚咽的笛聲，慢慢向海天蒼茫的遠方漂去，忽然，他將笛子擲向空中，人與大木盆就沒入海中不見了。

弟子們號哭之餘，無可奈何，只好把畫了師父的寫眞做爲紀念。

三天後，奇事又出現了，妙普庵主的遺體趺坐於沙灘上，顏色如生。《指月錄》記載：「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

175

少年一段風流事

克勤圓悟

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指月錄》卷二十九頁五〇三

【註】＊克勤圓悟（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六祖下十五世，嗣法於五祖法演，有《佛果克勤禪師心要》二卷、《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行世。

【白話新唱】

鴨形的金香爐裊裊吐出香煙
消失於錦繡的羅幃帳內
在笙歌繚繞的歡場

飲得痛醉讓人扶著歸家
這一段少年時候的風流事
只許佳人獨自知

【分析與鑑賞】

乍看之下，是一首豔詩，風光旖旎，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然而，却是禪者的悟道詩。

有位當官的人來訪道於五祖法演，五祖說：「你年少時曾讀小豔詩嗎？有兩句與道十分類似：

『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對方嗯嗯，表示知道。後來，克勤圓悟就問五祖法演：「他明白那兩句詩嗎？」

五祖說：「他只認得聲。」

圓悟說：「只要檀郎認得聲，既然他認得聲，爲什麼還不對呢？」

五祖說：「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

圓悟有所省悟，走到戶外，看到雞飛上樹，鼓翅而鳴，他當下大悟說：「這不就是聲嗎？」

於是走回方丈室，將這首詩呈給五祖法演，五祖說：「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然後他很高興地對山中的老前輩們說：「我侍者參得禪也！」

這首詩的重點在後兩句，「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表達了道是不可說的，只有當事人內心自知。就好像那段少年的風流事，只有對自己有意義，就算說給別人聽也無法讓對方產生相同的感受。因此，就讓它甜甜在心底吧！無須多言。

176 遊山未到山窮處

白楊法順

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
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

《續指月錄》卷一頁二六

【註】＊白楊法順：生平不詳，六祖下十六世，嗣法於龍門清遠。

【白話新唱】

走到山頂才發現之上還有造型特異的山峰
溯回溪水的源頭才能找到冷冷水聲的起點
遊山的人若不走到山的盡頭
總會被青山障礙了視線

【分析與鑑賞】

這是白楊法順的悟道詩，他已走到山窮水盡之處，再也沒有礙眼的障蔽了，終於見到被冉冉白雲遮住的異峰！

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節目，訪問搭太空梭去修理哈伯望遠鏡的太空人，並播出他們在太空中工作的畫面。其中一幕是，當太空人俯身接近像衛星一般環繞地球的哈伯望遠鏡時，下面，正好是藍灩灩而遼闊壯麗的地球，那是一幅扣人心弦的景象！事後，這名太空人說：「這眞是我人生經驗中，登峰造極的一刻！」

當我們身在地球，只覺大地無際，無緣見到地球的盧山眞面目。唯有遠離地球，搭乘足以對抗地心引力的火箭衝出大氣層，才能發現，原來我們眞是立足於一顆圓球之上。

（火箭必須以高於時速四萬零三百二十公里的「脫逸速度」才能克服地心引力，否則，低於這個速度，不管飛多久，最後還是不得不乖乖回到地上。這是一個饒富啓發意義的定律。）

讓我們的心，就像太空人一樣，一鼓作氣地高高飛到意識的最高點，見到心的眞面目！不要進兩步退三步，這樣永遠是個庸俗中人。

177 只爲渠儂識梵書

大慧宗杲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
閒神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指月錄》卷十七頁二八九

【註】＊大慧宗杲（一〇八九～一一六三）：六祖下十六世，嗣法於克勤圓悟。宋代重要的一代大師，講究鍛鍊禪者的技巧，得到他的啓發而名列禪譜的人有九十多人，獲得他印可的人不計其數。後世盛行的參「狗子無佛性」的「無字話頭」，正是由他首先提倡。

【白話新唱】

有一種人，閒神野鬼都驚怕萬分
一旦在古廟裏頭遇到了

閒神野鬼立刻迴避
當他們在燒紙錢時，閒神野鬼都在內心祈禱：
拜託！拜託！這些紙錢不要燒給我！
這種鬼神都害怕的是什麼人呢？
是那些懂得佛經的人

【分析與鑑賞】

爲什麼修行人這麼難開悟？只爲渠儂識梵書！
據說倉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這眞是一個深刻的比喻。古人知道，發明了文字以後，雖然幫助人類的思想溝通、知識傳遞，却也從此使得世界更複雜，人與眞理的距離越行越遠，所以鬼神才會爲人類悲慘的命運痛哭！
文字對於眞理的殺傷力，禪師們最爲清楚。禪宗創造的第一則「拈花微笑」的公案，就讓佛陀在無言中將「正法眼藏」默默傳給大迦葉，兩人相視一笑，就大功告成了！什麼話都不必說。

有個「文字障」的術語，正是指出文字是認識眞理的障礙。而不幸的是，任何一位識字的人，都已經在文字障裏了！

想試試看自己有沒有文字障嗎？很簡單，你在內心默念著「熱」這個字，只要連續念上一百次，保證全身發熱！同樣的，你在內心默念著「冷」這個字，也是連續念上一百次，保證涼氣徐徐籠罩身體。

另外一個更簡單的方法是，在吵雜的環境裏，只要有人喊你的名字，即使不太大聲，你也會立刻聽見。因爲，我們的名字正是最大的文字障！

這首詩，大慧宗杲以詼諧的手法點出懂得佛經的人是多麼可怕啊！鬼神見了都要趕緊迴避。從文字層面來解說佛經的人，是諸佛最害怕的「佛法終結者」！

178

桶底脫時大地闊

大慧宗杲

桶底脫時大地闊，命根斷處碧潭清，
好將一點紅爐雪，散作人間照夜燈。

《禪宗雜毒海》卷二，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一二七下

【註】＊桶：禪宗常把未悟的人比喻爲黑漆桶，人因爲內在沒有智慧的光明，閉上眼睛後，一片漆黑，宛如一具黑桶。所以，桶底脫落，光明進來，就象徵開悟。
＊命根：指生命輪迴的根本，即自性見，以爲諸法實有的執著。

【白話新唱】

桶底脫落時
大地頓時遼闊無比

斬斷命根時
更覺得潭水清澈極了
開悟以後的我負有重要使命
要把那一點火紅熱爐裏的雪
灑向人間
成爲無數在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明燈

【分析與鑑賞】

這是一首富有菩薩精神的禪詩，透露了作者悟道的心情與悟道後熱情的心願。

前兩句，可以說：當參禪者打破黑漆桶之後，從重重束縛解脫出來，頓時覺得無比自由、無比舒暢，故有大地闊、碧潭清的形容。其實，世界還是一樣的，只是我們得以從眞相的觀點看到不同的世界。

「好將一點紅爐雪」是句十分特別的話，爲何雪會在紅爐內呢？這可能有兩個寓意。

其一，禪者在表達統一的本體境界時，常會將對立的事物並舉，例如「冰河發焰，鐵樹開花」，「木馬夜鳴，西山日出」，因此，這句話有傳達悟境的作用。

其二，雪是清涼的，可以視爲佛性的象徵，紅爐就好像是煩惱痛苦的世間，那麼，意思就很明白了。大慧宗杲要把隱藏於痛苦世間的清涼佛性指出來，幫助有心求解脫的人找到照亮自己的明燈。這就與最後那句感人的「散作人間照夜燈」相互呼應了。

大慧宗杲是一位教學成果輝煌的大禪師，由他鍛鍊出來的悟道者，禪籍中列名的有九十多人，這是空前絕後的記錄！

179

五月賣松風

蒙庵思嶽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
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六

【註】＊蒙庵思嶽：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大慧宗杲，有《蒙庵嶽禪師語要》一卷行世。

【白話新唱】

我是山中人，說的是山中話
城裏的人
如果你聽不懂，不要怪我
在炎熱的五月天

我帶來山中涼爽的松風

城裏的人

只怕你們不知如何出價呢！

【分析與鑑賞】

曹山本寂曾經說：「死貓兒的頭最貴。」因爲沒有人出價！沒有人出價，即是沒有人出得起價錢，乃是超越世間層次的。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誰是山中人？什麼是山中話？

這是一個隱喩，你我本有的佛心，是山中人，眞理的聲音，是山中話。

來自諸法畢竟空的涼爽松風，吹拂在煩惱火煎熬的人間，那是無價之寶啊！

而懂得的人，也不必掏出錢包，只要閉上眼簾，以心眼向內看，自然會找到那無盡爽風的源頭。

180 懶翁

佛照德光

垂垂白髮已忘年，折脚鐺邊息萬緣，
百鳥不來花自笑，日高三丈尚酣眠。

《禪宗雜毒海》卷七，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七九上

【註】＊佛照德光（一一二一～一二〇三）：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大慧宗杲，有《佛照光和尚語要》一卷行世。
＊鐺：有脚的鍋子。

【白話新唱】

我老了
老得連今年幾歲都忘了
垂垂白髮就是我的年紀吧！

我就像一隻已然無用的斷了脚的鐺
萬事與我不相干
鳥兒不來最好
免得吵了花兒笑
雖然太陽照到屁股了
也不必非起床不可
我就是這麼懶散
哈哈哈！

【分析與鑑賞】

雖然詩題〈懶翁〉，却不是使人感到老頭子的懶，而是無牽無掛的自由心境。人老了，却換來這般萬緣俱忘的修爲，這一生是値得了。

更進一步說，這懶翁豈是別人呢？不就是我們內在佛性的寫照嗎？若論年紀，佛性從無始劫前

就在了，無量劫以後也不會死亡，佛性才眞的是「垂垂白髮已忘年」！

據說老子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年紀大得不像話的老頭子，這是多麼浪漫的傳說啊！

每個人一生下來，內在就有不知多少年歲的佛性。

人若能顯發深鎖在感官幻網下的佛性，就可以豪邁地說：「百鳥不來花自笑，日高三丈尙酣眠！」

181 春天月夜一聲蛙

張九成

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
正恁麼時有誰會？嶺頭脚痛有玄沙。

《指月錄》卷三十二頁五九七

【註】＊張九成：號無垢居士，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大慧宗杲。
＊玄沙脚痛：《正法眼藏》記載，玄沙師備初欲遍歷諸方，參尋知識，攜囊出嶺，築著脚趾，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遂回雪峰。

【白話新唱】

春天的夜晚明月照滿地
一聲蛙鳴

打破了天地的分界
使我了悟到：衆生一體、四海一家
有誰能體會到我這個時候的心情呢？
大概只有嶺頭脚痛的玄沙師備吧！

【分析與鑑賞】

張九成是在上廁所的時候，聽到青蛙叫而開悟的。

張九成在還沒及第時，聽說楊文公、呂微仲這幾位名儒的學思精髓得力於禪學，因此，他對禪有了巨大的興趣。最初，他去拜訪寶印楚明禪師，寶印說：「開悟這件事，唯有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

然後，寶印要張九成參「庭前柏樹子」的話頭，但是，他努力參了相當久，沒有什麼收穫。

於是，他另外又去參訪善權清禪師，問說：「此事人人有份，個個圓成。是否？」

善權說：「對。」

張九成說：「爲什麼我沒有入處？」

善權從衣袖內忽然拿出幾顆珠子，問他：「這珠子是誰的？」

張九成對不上來。

善權把珠子收起來，說：「是你的，就隨你拿去；如果還要思考，那就不是你的。」

不知爲什麼，張九成內心一驚！

過了幾天，他住在蘇氏館，晚上上廁所時，內心還在參「庭前柏樹子」的話頭，忽然聽到青蛙呱呱叫，當下有省！便寫了這個偈子。

「撞破乾坤共一家」，說明了在開悟瞬間的物我一如的心境，小我的意識接通了佛性的宇宙意識。令人莞爾的是，在這故事裏，青蛙竟然小兵立大功，在關鍵時刻幫了張九成大忙。可見，有心求道的人處處都有「貴人」相助，連廁所也能成爲開悟的聖地！

182 六十年來狼藉

濟顛道濟

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倒西壁，
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

《續指月錄》卷一頁四十四

【註】*濟顛道濟（一一五〇～一二〇九）：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靈隱慧遠，即是民間流傳的「濟公活佛」，現有宋人沈孟柈敍述的《濟顛道濟禪師語錄》一卷行世。
*東壁打倒西壁：東邊的牆壁打倒了西邊的牆壁，乃是超越了空間的對立，比喻悟道者的無分別的悟境。

【白話新唱】

辛辛苦苦修行六十年
總算體驗到「東壁打倒西壁」的境界

如今回頭看看這一生的成果
準備回老家了
才發現
悟前，水連天碧
悟後，依舊水連天碧

【分析與鑑賞】

濟顚道濟是一位作風獨特的禪師，在民間有非常高的聲名。《續指月錄》說他「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爲濟顚」，現在還有不少民間信仰的廟宇專門供奉他，名曰「濟公廟」。

這是他臨終的遺偈，不但沒有「顚」態，反而是十分優美的文字。

「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類似青原惟信所說的「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是看透世間的本質是虛幻的，卻又在虛幻中實踐生命意義的境界。

傳說迷失於荒野的國王，把尋常人家吃的小米粥視爲無上美味，而回到皇宮後，御廚再怎麼費盡心思，也做不出國王念念不忘的「珍珠粥」。

其實，當國王覺得小米粥好吃時，那就是了。一旦國王在皇宮內沈湎於記憶中的美味，而不能欣賞眼前的「珍珠粥」，表示他已經不是活在當下，不能「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過去的經驗污染了眼前之境，人生的不足與無奈，大半來自於此。

附註：青原惟信原來的開示是這麼說的：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183 千聖同歸一路行

楚安慧方

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續指月錄》卷一頁四十六

【註】＊楚安慧方：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文殊心道禪師。

【白話新唱】

在沔水江心聽到岸上人高喚一聲
這時才忽然契入一生努力的目標
與佛性相別多年，今天終於重逢！
原來，所有的聖賢都走在一樣的路上回到一樣的地方

【分析與鑑賞】

楚安慧方參禪多年，一直不能得入。有一回，他搭船，經沔水到湖南南方，在船裏聽到岸上的人操著很重的鄉音厲聲說：「你說什麼！」就這樣，因緣成熟了，他當下有省，於是寫了這個偈子。

「多年相別重相見」，往往是一幕溫馨感人的畫面。還記得當年讀金庸的武俠小說《神鵰俠侶》，讀到楊過與小龍女分離十六年後，楊過還是忍不住跳下斷腸崖，要與伊人相會於九泉之下，卻沒想到，劇情峰迴路轉，反而在谷底與小龍女重逢。那一段情節眞是扣人心弦，令人打從內心感受到那種命運的神秘之力與意外重逢的無比甜美，讀到精采處時是一字一字慢慢咀嚼，捨不得太快看完呢！

俗語說：「人生有三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其實，這些樂都是短暫的，很快就沖淡消失於時間的洪流裏。唯有與佛性的重相逢，才是人生最大的樂事，因爲這個事件使我們的生命品質產生跳躍式的蛻變，從此，內心有一條恆久的管道連接宇宙喜悅的源泉。

「千聖同歸一路行」是句非常好的話，各種宗教、修行體系走到盡頭，應該是不期而遇才是。我深信，在至高之處，佛陀與上帝把手言歡，耶穌與太上老君一見如故。

唐君毅先生說過：「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184 昨日夜叉心

文殊思業

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
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

《續指月錄》卷一頁四十六

【註】＊文殊思業：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文殊心道禪師。

【白話新唱】

昨天是夜叉的心腸
今天却成了菩薩的臉孔
菩薩與夜叉之間
一點兒距離也沒有

【分析與鑑賞】

文殊思業本來出身於殺豬世家，有一天他正拿刀宰豬時，忽然洞徹心源，便放下殺豬的職業，出家爲僧。

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故事，《續指月錄》的記載就這麼簡單，其中卻有極遼闊的想像空間。到底，是怎麼樣的心情，才會在殺豬的時候開悟呢？

現在常被人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它的淵源記載於《指月錄》卷二：「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

其實，人本來就是佛，不必放下屠刀，早已成佛！

若說成佛，也是不對，因爲「成」這個字蘊涵了時間的流動變化，「成佛」一語暗示了：人只是很普通的生命，必須經過一段漫長的修行，才能成爲偉大的佛陀。

事情的眞相是這樣的：屠夫本來就是佛，只不過，他不知道，他的生活於是照著他相信自己是凡夫的堅定信念去演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發現，我就是佛嘛！從此，在外人眼中，認爲他「立地成佛」也！

文殊思業正是體驗到這個，他說：「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很明顯地表達了，未悟道前，猙獰的夜叉與慈悲的菩薩相去千里，悟後，却發現菩薩與夜叉原來是一體。

所以，不明白時，夜叉是夜叉，菩薩是菩薩，屠夫歸屠夫，佛陀歸佛陀；明白之後，曾無兩樣。

《圓覺經》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話，可以總結這一首詩：「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

185 自己貓兒已走失

潘良貴

自己貓兒，久已走失，
別人家貓，問之可惜，
落花流水，恁他唐突！

《續指月錄》卷一頁五十

【註】＊潘良貴：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佛燈珣禪師。

【白話新唱】

屬於自己的貓兒，久已走失不見了！
不去找回自己的貓兒
却去問別人的貓兒跑哪兒去了

實在是可惜
然而，等我找回自己的貓兒
我才驀然發現
落花與流水
沒有人問
就唐突地都在述說貓兒的消息

【分析與鑑賞】

這是潘良貴的悟道偈，以貓兒來比喻佛性，十分新鮮別致。

心外求法，越求越遠，這就是「自己貓兒，久已走失」，不知道貓兒從未離開內心一步。

走上修行之路後，讀讀古德參禪過程，問問別人修行經驗，這本是廣學多聞的好事。但若沒有回到自心，一味陶醉於知識見聞的天地裏，這就是「別人家貓，問之可惜」，對自己沒有眞實的助益。

這首偈子掌握到一個重點：貓兒是本來就有的，只是暫時走失了，現在所要做的，也不過是把

牠找回來而已。找，比無中生有可容易多了。

等找到之後，猶如登上峰頂的人才會發現，原來這麼多條路都可以通天。同樣的，你也會發現，原來佛性的蹤跡，處處都有消息，落花流水在述說，枝上啼鳥在述說，春夜蛙鳴在述說……

然後，你會笑著承認：「原來我是這麼笨！從來不知道貓兒就在眼前。」

186 從來生死不相干

天童如淨

六十六年，罪犯彌天，
打個𨁝跳，活陷黃泉，
咦！從來生死不相干！

《續指月錄》卷一頁五十三

【註】＊天童如淨（一一六三～一二二八）：六祖下十七世，嗣法於雪竇智鑑，有《如淨和尚語錄》二卷行世。

【白話新唱】

活了六十六年
自覺罪犯滔天
打個𨁝跳，就活活陷入黃泉

這才發現

咦！從來生死與我不相干！

【分析與鑑賞】

這是天童如淨的遺偈，他寫完，就擲筆而逝！

印度詩哲泰戈爾曾說：「願生時麗似夏花，死時美如秋月。」

現實的人生，活得好已不是容易的事，死得美，更是難中難。

禪師看透了「從來生死不相干」，所以，臨終前，還能談笑風生，甚至幽默戲謔一番，對他們來說，死亡是個好玩極了的節慶。

回教聖人哈拉特‧康（Harat Kahn）曾說：「死亡的命運根本只是個幻相，而人們一生中都承受著這幻相所帶來的恐懼。」

當我們了解心的本質時，我們也連帶洞悉了生死的玄秘。

如果連「我」都是自己揑造的幻相，更哪裏有「死」要去面對？（誰去面對？）

如果連「生」都是一幕幻劇，更哪裏有「死」這一回事？

活著的人，從未經驗死亡，有什麼好擔心呢？死亡也許很糟，也可能很棒，爲什麼人們普遍貪生畏死呢？

讓我們享受人生，也安然接受死亡，我們應該生活得好像準備活一百歲，而又可能下一秒鐘就死去。

187

幹藏

天童如淨

瞿曇老賊口親屙，驢屙相兼馬屎多，
打作一團都撥轉，潑天惡臭惱婆婆。

《如淨和尚語錄》卷下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一三二上

【註】＊瞿曇：釋迦牟尼佛的名字。

【白話新唱】

整部佛教大藏經
是從釋迦牟尼佛這個老賊
的嘴巴屙出來的糞便
裏面還夾雜了一大堆驢屎與馬屎

蠢弟子們還把這些屎尿奉爲至寶
每天讀呀、誦呀、研究呀！
搞得潑天惡臭
這個世界煩惱無盡

【分析與鑑賞】

這個偈子，只有四字形容：妙不可言！

禪宗「不立文字」的宗旨，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

最終的眞理只有一個，但人們給它取了許許多多的名字，以致於後來的人迷失於名字裏，却找不到眞理。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曾說：「『上帝』這個字眼含藏著無數的記憶、傳統、知識和情感，然而這些都不是上帝的本身。」

同樣的，無論是眞理、佛性、涅槃、菩提，或者梵、道、至上意識等等，這些字眼代表了不同

的人所追求的終極境界，也含藏著無數的記憶、傳統、知識和情感，但這些字眼的本身就是莫大的陷阱。

最初，聖人因著內在的體驗而創造這些名詞，其後，這些字眼被未曾體驗的人塗抹上一層又一層的色彩，到了最後，連創造者也不明白這些醜怪的字眼是什麼意思了！

我們相信，如果釋迦牟尼佛現在來參加佛學會考，他的成績一定不及格！

這個偈子以誇張的手法提醒我們，眞理在我們的心裏，不在經論上。

188

孤猿啼處月華明

浙翁如琰

家住匡廬最上層，孤猿啼處月華明，
如今底事思歸去？莫記當年斷腸聲。

《禪宗雜毒海》卷二，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二八上

【註】＊本詩原題名〈贈別〉。
＊浙翁如琰（一一五一～一二二五）：六祖下十八世，嗣法於佛照德光。
＊匡廬：廬山的異名。

【白話新唱】

我們的家就在廬山最高處
在這孤猿啼叫的地方

月光分外明亮
如今什麼事使你想回去呢？
不要把當年悽慘的斷腸聲放在心上

【分析與鑑賞】

相對於只能在地上爬的螞蟻，飛來飛去的蜜蜂簡直就像神一樣超凡脫俗。相對於窮人的吃完這一頓飯不知下一頓在哪裏，富人的朱門酒肉臭是不可思議的。相對於世人陷溺於名韁利鎖，悟道者的灑脫自在宛如神話。

有一次，國王聽說一名苦行僧的聖行，便去見這位全身只繫一塊破布的異人，他很感動地說：「你要求任何賞賜，我都讓你如願。」

苦行僧淡然說：「向我的奴隸的奴隸求賞賜，這種荒謬的事不是我所能做的。」

國王勃然大怒說：「好大的狗膽！立刻解釋清楚，否則把你碎屍萬段！」

苦行僧不慌不忙地說：「你可能不知道，我有一個奴隸是你的主人。」

國王不悅地說：「哪有這種事，是誰？」

「恐懼。」

國王呆了好一會兒，終於承認說：「你是對的。」

這首詩很巧妙地把未悟之時視爲「斷腸時」，這是很冷然的觀照。當衆生活在業力的慣性力量中，自覺舒服愉快時，悟道者却看出這種無明的人生是令人悲憫的「斷腸時」。

無明衆生，以苦爲樂！

而作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他的家在廬山最高處，享受著分外明亮的（佛性的）月光，飄飄如仙，無牽無絆。

189

踏花歸去馬蹄香

浙翁如琰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息，踏花歸去馬蹄香。

《禪宗雜毒海》卷二，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二八上

【註】＊本詩原題名〈贈別〉。

【白話新唱】

經歷沙場多年征戰
汗馬功高，誰能計算？
如今我總算打贏了這場戰爭
四海狼煙業已平息

騎在馬上
踏著群花凱旋
回到故鄉時
連馬蹄都是香氣洋溢

【分析與鑑賞】

浙翁如琰所敍述的這場艱苦的戰爭，是從迷到悟的大決戰！對手是最狡猾、最頑固的敵人，也是全世界最難打敗的——自己。

修行，可以說就是面對自己的習性：轉不良的心理模式成為實事求是，將凡夫的偏執化為聖者的無分別心，不再有多餘的雜念與情緒。

只是如此而已。但是，凡是對自己下功夫的，都是最難的，凡是對別人說的，都是容易的。也難怪，修道者衆多，成道者卻寥若晨星。

《四十二章經》說：「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

人有八萬四千煩惱，就等於一人對抗八萬四千名敵人，這眞是一場可歌可泣的大戰！雖然勝算未必大，但戰果絕對甜美。

「四海狼煙今已息，踏花歸去馬蹄香」，這是一幅迷人的美麗畫面。你瞧！眞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開悟之後，連馬蹄都是香的。

也要有那份從容的心情，才能知道⋯咦！馬蹄是香的！

190 拍手驚他不肯飛

北澗居簡

碧玉長柯雪色衣，夜深看見也相疑，
數行鷺立波心月，拍手驚他不肯飛。

《禪宗雜毒海》卷六，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六九下

【註】＊本詩原題名〈白蓮〉。
＊北澗居簡（一一六四～一二四六）：六祖下十八世，嗣法於育王德光，有《北澗居簡禪師語錄》一卷傳世。

【白話新唱】

白蓮花亭亭玉立於深夜裏
她有著碧玉般的莖枝
披著雪白的衣服

黑暗中從側面看去
我懷疑那不是蓮花
而是幾隻神態優雅的白鷺佇立於波心月影
我試著拍拍手驚嚇牠
但牠不肯飛去
於是我確定了
那眞是幽靜的白蓮花

【分析與鑑賞】

先不說這首詩的禪的意涵，它成功地塑造出一份獨特的美感，那迷人的白蓮花，在深夜裏亭亭玉立——一首好的禪詩，應該是抽掉禪的成分仍能引人入勝。

全身雪白的白蓮花，與白鷺鷥一樣有著纖細優美的身形，在黑暗中令人難以辨識。作者不能確定那是白蓮花或白鷺鷥，於是他想出一個方法來檢驗，結果，拍手驚他不肯飛，確定她是白蓮花。

這象徵什麼呢？

禪師的生活態度十分隨緣，可是對於開悟的認定，却非常嚴謹。

在參禪的過程裏，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某些特殊的境界，例如身心特別輕安、思路清晰異常、意識領域擴展、佛菩薩現前等等，有時會使人錯以爲「這就是開悟」！謹愼一點，不要太快宣布：「我已開悟！」厚重一些，假的開悟不會因爲自己的肯定就變眞的，眞的開悟也不會因爲我們審愼的檢驗而變假。北澗居簡已經說了，眞正的悟境，拍手驚他不肯飛！

在禪門語錄裏，我們也常會看到，禪師在勘驗開悟的眞假時，也常常用上打草驚蛇的手法，故意拿些言語挑撥新悟之人，看看他的反應如何。否則，平常無事時，修行人看起來都像佛一樣。

對於那些權威、大師或知名之士，無論是宗教界或其他領域，有時我們也要拍手驚他，看他飛不飛！

191 雨散雲收後

育王師瑞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
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續指月錄》卷二頁六十一

【註】＊育王師瑞：六祖下十八世，嗣法於育王德光。

【白話新唱】

原本視野迷濛
雨散雲收後
頓時看清楚了一路上大大小小數十座山峰
我倚在欄杆旁頻頻顧望

這來時的路還有誰與我同行呢？
沒有！
連「我」都找不到了
還有「誰」與「我」同行？

【分析與鑑賞】

有一次，親友聚會，十歲的姪子問大家：「什麼動物，在天上飛時有兩隻腳，在地上走時有四隻腳，在水裏游時有六隻腳？」

衆大人們明知這是「腦筋急轉彎」的問題，可是個個都被難倒了。

最後，十歲的姪子驕傲地宣布答案：「怪物！」

阿彌陀佛！大家差點兒昏倒在地。

令人想起，有一天下雨了，上座說：「這雨下得眞好！」仰山慧寂說：「好在哪裏？」上座答不上來，仰山慧寂說：「我倒是說得出來這雨好在哪裏。」上座就問他：「好在哪裏？」仰山不說

話，用手指著從天上紛紛落下的雨。

不知道這位僧人有沒有昏倒在地。

這段對話是這麼簡潔、直接！這雨就好在它就是雨！同樣的，怪物之所以怪就因爲牠是怪物！

「雨散雲收後」，代表開悟了。

「崔嵬數十峰」，代表終於看清宇宙人生的眞相。

「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代表著體驗了生命的本質是「無我」，想找一個過去的「我」已是不可能，更何況要找一個與「我」同行的「他」？

無我就是無我，不必回首與誰同！別上了育王師瑞的當。

192 業鏡高懸

育王妙湛

業鏡高懸，七十二年，
一槌擊碎，大道坦然。

《續指月錄》卷二頁六十三

【註】＊育王妙湛：六祖下十八世，嗣法於天童淨全。

【白話新唱】

業力的鏡子映照著我七十二年
今天，一槌擊碎業鏡
大道如此坦然！

【分析與鑑賞】

這是育王妙湛的遺偈。

育王妙湛曾有一段精采的開示：「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流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

當人們還活著，必須依賴肉體，才能生活在物質世界，即使此人已證得阿羅漢果，佛學術語稱此爲「有餘涅槃」，直到死後，連肉身的束縛也完全擺脫了，方稱爲「無餘涅槃」。

開悟，使人心無罣礙，並不能讓人無所不能。例如，手被刀子割傷了，還是會流血、疼痛。開悟的女人，也有可能被色狼強暴；開悟的男人，也有可能欠了房東的房租而必須告貸於親友。

開悟並不等於具有神通，雖然從開悟到神通的距離是最短的。

從這遺偈裏，隱約可以窺見禪師對更爲廣大的自由的欣願之情。在現實的環境裏，王府屢次下詔，要育王妙湛到這個寺那個廟去住持，他也屢次回絕了。在他七十二歲這一年，官府又想請他去主理淨慈寺，他婉謝了，同時示現病疾。等到官員來探訪他，他閒聊一陣後，提筆寫了這個遺偈，眼睛一閉，泊然而逝。

193 貧家無所有

顏丙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
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續指月錄》卷二頁六十四

【註】＊顏丙：號如如居士，六祖下十八世，嗣法於雪峰然禪師。

【白話新唱】

家裏貧窮到極點
什麼也沒有
只養了一隻狗
這隻狗鐵面無私

就算是佛來了
也會被狠狠咬一口

【分析與鑑賞】

《指月錄》卷十一記載，子湖利蹤禪師在門下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

這塊牌子，變成所有來參訪的禪客必須克服的關卡，這條無堅不摧的狗，成爲考驗禪者證量的秘密武器。

顏丙這個偈子，就是頌子湖利蹤的這段狗話。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說明我們人人都是一無所有。色、受、想、行、識是構成身心的五蘊，而五蘊皆是因緣和合的現象，並非實有。能夠認識五蘊皆空，就能超越一切的痛苦。而這一條狗，却是從另一個觀點來象徵不可言說又蘊涵萬法的佛性。

因爲佛性不可說，不可思議，所以子湖利蹤說：「擬議即喪身失命。」

「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這是此偈的精采處，所謂「佛來佛斬，魔來魔斬」，在這不可說的境界，一法不立。凡有所立，就是染污。務必要絕對的超越，連世人視爲最崇高神聖的佛，也不可執著！

這條狗不只會咬人，也會咬佛，祂是咬遍宇宙無敵手！

194

流水落花攔不住

偃溪廣聞

好風晴日滿溪山，又到桃源盡處還，
流水落花攔不住，幾多春色在人間。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一冊頁三〇〇下

【註】＊本詩原題名〈覺海諸善友整經〉。
＊偃溪廣聞（一一八九～一二六三）：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徑山浙翁如琰，有《偃溪廣聞禪師語錄》二卷行世。

【白話新唱】

舒爽的風、明亮的光布滿溪流山谷
我又走到桃花源的盡頭

欣賞了絕世的風景再回來
落花萬紫千紅隨著流水漂來
沒有人攔得住它的來到
使得人間增添了幾多春色

【分析與鑑賞】

有幸得入桃花源的人，恨不能在此安居樂業！

但是菩薩道的修行人卻不願獨享生命的安樂，因爲菩薩的心情是只有全體衆生的解脫，然後才有個人的解脫。

體悟了出世的眞理，仍然回到人間，落實於生活，與衆人分享，這是偃溪廣聞賦予「又到桃源盡處還」的新意。

「流水落花攔不住，幾多春色在人間」，令人感受到春光爛漫、熱情奔放的氣氛。考察了這首詩的原名〈覺海諸善友整經〉，也就是說有一群出家人在整理佛經，於是我們明白了，這首表面上風光

綺麗的自然詩的隱意，原來是讚揚出家人弘法的熱情：

我們已從佛經得到了出世的眞理
但是我們不能獨享
把佛經整理好
我們要讓衆生一起分享佛法的美妙
這是我們一定要完成的心願
任何困擾都不會阻礙我們堅定的腳步
讓佛法滿人間

195 水深不似恨深深

偃溪廣聞

無端活業盡平沈，只爲當時錯用心，
歸路又從湖畔過，水深不似恨深深。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卷下，卍續藏第一二一冊頁三〇〇下

【註】＊本詩原題名〈送林上人歸湖南〉。

【白話新唱】

開悟之後
過去那些莫名其妙的思想、修行都丟到一邊去了
只怪未悟的時候把心力用在錯誤的地方
否則至少開悟一千遍了！

回家時我又從湖畔走過
湖水很深却比不過我的恨更深深

【分析與鑑賞】

龍牙居遁有一首詩說：「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眞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開悟之後才發現從前枉用功，實屬不幸中的大幸。比起大多數還在枉用功的人，套一句俗話，可以躲在棉被裏偷笑了！

而這首詩以更爲誇飾的手法說「水深不似恨深深」，令人對悟後，發現從本以來就沒有迷失過的那種錯愕心境，印象深刻！可是，還眞的是得了便宜又賣乖，眞想把偃溪廣聞抓過來打屁股！

其實，珍貴的東西失而復得，我們應該爲「得」而歡喜，不應爲過去的「失」而懊惱。而尚未找回失物的人則應該深思，爲什麼那些失而復得的人都一致說「從來就沒有失去過」？

196 不依本分要參禪

松源崇嶽

不依本分要參禪，賣了山前祖父田，
赤手出門成活計，好兒終不使爺錢。

《禪宗雜毒海》卷二，卍續藏第一一四冊頁一二四上

【註】＊松源崇嶽（一一三二～一二〇二）：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天童咸傑，有《松源和尚語錄》三卷行世。

【白話新唱】

人如果守本分，就能自得其樂
但是人都不能守本分
所以只好去參禪
既然走上參禪的路

就必須自己找出心的本來面目
不能依賴別人
好比山前的農田是祖父傳下的
把它賣了！
好漢絶不用祖父的錢
要赤手空拳打出一片江山

【分析與鑑賞】

高靈伊曼紐說：「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心，你還能失去什麼？如果你沒有，你又能贏得什麼？」

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並不是因爲他得到無上秘笈的幫助，或者某某大師的靈力加持，而是他找到自己的心，看見心的眞面目。

在修行的路上，人人都必須白手起家。倘若妄想繼承某大師的遺產，那麼，頂多成爲一部性能良好的錄音機，重複播放別人的思想罷了。

日本禪宗有個故事，頗具啓發意義。

正受是無難禪師唯一的傳人，在他學業完成後，無難召他入室。

「我老了，而你是本宗唯一的繼承人，這裏有一本書，師師相傳，至今已有七代了，我也依照我的見地加上了不少要領，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我現在要交給你，做爲你繼承的標記。」

沒想到正受說：「既然這本書如此重要，你最好還是保存著吧！」他又補充說：「我接受你不立文字的禪，我喜歡它的本來面目。」

無難說：「這點我知道，即使如此，它已傳了七代之久，你不妨留著，做爲承受此法的表記。拿去！」

正受接到這書後，順手就把它擲入火光熊熊的火爐裏。

從未發過脾氣的無難，非常憤怒地吼道：「你在幹什麼？」

正受也吼回去說：「你在說什麼？」

這位正受禪師風骨不凡，他具備了「赤手出門成活計，好兒終不使爺錢」的大氣魄。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自己的心，擁有再多的秘笈、傳承，也是枉然。

197

一燈在望

龍濟宗鏊

一燈在望，更無言說，
大地平沈，虛空迸裂。

《續指月錄》卷三頁七十二

【註】＊龍濟宗鏊：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靈隱之善。

【白話新唱】

一盞燈火出現在視線可及的地方
這時候更沒有言語能夠表達
大地沈淪
虛空迸裂

萬事萬物的眞面目
就在眼前

【分析與鑑賞】

這是龍濟宗鍌的遺偈。

從許多事蹟看來，人們在死亡之前，常會出現特殊的意識狀態，例如眼通（看見死去的親友來迎接）、預知（知道自己的死期）、靈魂出體等等。開悟的禪師在死前，似乎擁有比生前更神異的能力，因爲，在即將脫離肉體的束縛時，原本就具足而未發揮的神通會逐漸增強，他的意識也能夠進入更爲深邃的宇宙意識。當然，由於禪宗並不看重神通，我們相信許多生平從未示現神通的禪師不是沒有神通，而是備而不用，視之爲平常事也！

如果說開悟是接通了通往宇宙意識的管道，那麼，當死亡來臨時，就是自我意識徹底融入宇宙意識的開幕典禮。

這個偈子顯示了龍濟宗鍌那種即將徹底解脫的心情，不是喜悅，也不是哀傷，無法用任何語言

形容。或許弘一法師臨終留下的四個字「悲欣交集」是比較近似的。

「大地平沈，虛空迸裂」，這已是完全超出平常的意識經驗了，象徵著一切的對立、分別、時間相、空間相都匯歸於無限的統一之境。

這樣的死亡，眞是美麗極了！

死亡是一件跟出生一樣美妙的事情。如果人們普遍都能接受這種觀點，這個世界會大大改觀。

198 一自人亡家破後

荊叟如珏

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
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續指月錄》卷三頁七十六

【註】＊荊叟如珏：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天童智穎。

【白話新唱】

曾經在鍾山被白亮亮的刀子捅進赤裸裸的身體
也曾經好幾次被活埋過
自從家破人亡後
我完全明白了

人的修行境界沒有任何位階可以安立

【分析與鑑賞】

這首詩的前兩句以被刀傷、被活埋的形容，比喻修行過程的辛苦、艱難，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禁對修行者肅然起敬。在入世的路上，創業維艱；在出世的路上，修道維艱。

「一自人亡家破後」，是悟道的比喻，因爲悟道後，發現身心非我所有，無我故！

人們很難想像，當人擁有許多時，包括名利、身體、美色等等，反而快樂不起來，因爲命運的風暴隨時可能把這一切奪走，所以有失落的恐懼、有前程未卜的擔心、有想追求更多的不安全感。可是當我們體認到，即使我們擁有這一切，但本質上我們仍然是一無所有時，眞正的快樂反而不求自來。

「了知無位可安排」，在見地上，就像香嚴智閑所說的「貧無立錐之地」，是徹徹底底的一無所有。在佛學的知識層面上，就與各種果位系統產生關聯了。簡單地說，從原始佛教的四向四果，到大乘佛教的菩薩十地，這些「頭銜」都是假名安立，只是對修行者的身心狀況做某些觀點的分類，

它無法精確、百分之百地表達修行者的眞相。如果修行者執著於「我現在已經證得四果阿羅漢了！」或者「我的老師是八地大菩薩吔！」這眞是笑話一則。

因爲了知無位可安排，所以禪師不認爲自己是禪師，不認爲自己是人，不認爲自己是佛。他不認定自己是什麼，只是就單純地讓「是什麼就是什麼」。

199 頌佛成道

雪峰信

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責，不知江海白茫茫。

《續指月錄》卷三頁七十五

【註】＊雪峰信：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何山慧清。

【白話新唱】

釋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六年
凍得兩眼無光悽慘兮兮
自從夜睹明星成道後
更是雪上加霜

離開雪山後擔著水到處叫賣
却不知道江海白茫茫
處處都有水
誰需要向您老人家買呢？

【分析與鑑賞】

本來在一般信徒的心目中，「頌佛成道」的文字不是歌頌釋迦牟尼佛的修行歷程艱苦卓絕，就是讚歎佛陀前所未有的靈性體驗。

然而雪峰信的這首〈頌佛成道〉却對佛陀進行了禪式的揶揄，其目的倒也不是嘲諷，只是顯露「佛性人人本自有之」的眞理而已。

禪認爲人本來就是佛，却將自己妄想執著爲凡人。所以，從此觀點來看，釋迦牟尼不知自己是佛，還努力修行來成佛，眞是一件可笑的事，多此一舉！故說「一見明星雪後霜」，下雪之後又降霜，意思是更加悽慘。

「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這是揶揄釋迦老先生辛苦說法四十九年，販賣一些到處都有的物事，何苦呢？

其實，這首詩是在警惕我們，人人都有佛性，爲什麼我們還有這麼多想不開的煩惱呢？尤其許多人搞修行之後，煩惱越搞越多，這才眞是何苦！

既然人人本是佛，我們那個想成佛的念頭又是來自哪裏呢？

再者，佛性遍一切處，爲什麼我們沒看見呢？

禪師已洞徹心源，他高興就讚美佛德巍巍，他不高興就罵佛陀是乾大便，要一棒打死他餵狗吃。於他而言，是清清楚楚的一場戲，玩得開心盡興極了。至於還障蔽於五蘊幻相的凡夫，不要隨便學禪師的「呵佛罵祖」，好的不學，偏偏學壞的幹嘛！

老實修行最好。

200 盡情都說了

囊山德秀

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
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續指月錄》卷三頁七十七

【註】＊囊山德秀：六祖下十九世，嗣法於萬壽月林師觀。

【白話新唱】

天氣晴朗時太陽就露面
下雨的時候地面就濕了
宇宙的眞理
就這樣盡情都說了

只恐怕你們不願意相信

【分析與鑑賞】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曾說過：「一切的眞相就在眼前，你用不著到處尋求。凡有心尋找眞理的人，絕對找不到它。」

這個偈子明白表示了，眞理一直圍繞我們，只是我們老是把眞理想像成居住在高不可攀的天外天，而忽略了眼前之境。

偏見，是眞理的終結者。

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說的。

村子裏的酒鬼，手裏拿著一份報紙，踉踉蹌蹌地向教堂走來，雖然他很有禮貌地向神父打招呼，但是神父聞到從他嘴裏噴出的濃濁酒氣，忍不住起了厭煩的情緒。

「神父，打擾了，請您告訴我，關節炎的病因好嗎？」

神父出於對酒鬼的偏見，他認爲這傢伙是來搗蛋的，所以懶得理他。

但是醉漢却很有耐性地又問了一遍。

這時神父十分光火地衝口而出說：「喝酒啊！喝酒讓人得關節炎！通宵賭博、縱欲嫖妓，都會使你得關節炎！」

醉漢聽神父這麼說，臉上露出驚駭莫名的神情。

然後，神父問他：「你問這幹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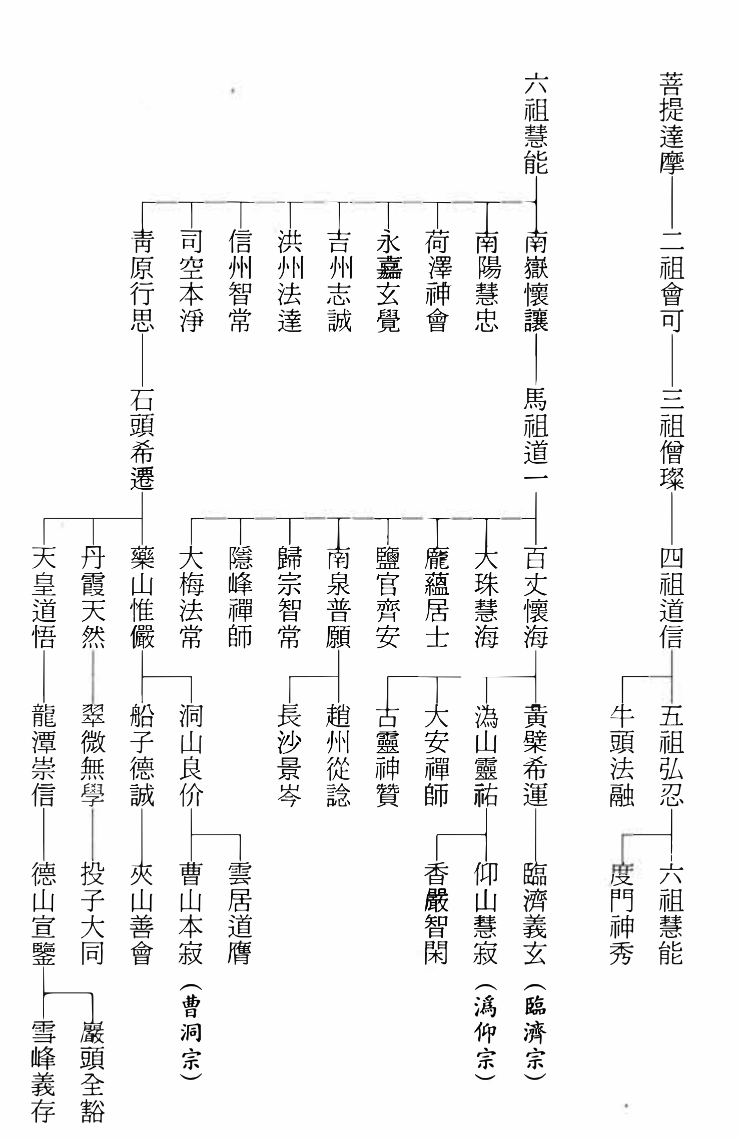
可惜，這話問得太遲了，醉漢囁嚅地說：「我，是因爲，今天的報紙說，敎宗，患了關節炎！」

附註：敎宗有關節炎，佛陀會背痛，耶穌被釘死，這豈不也是「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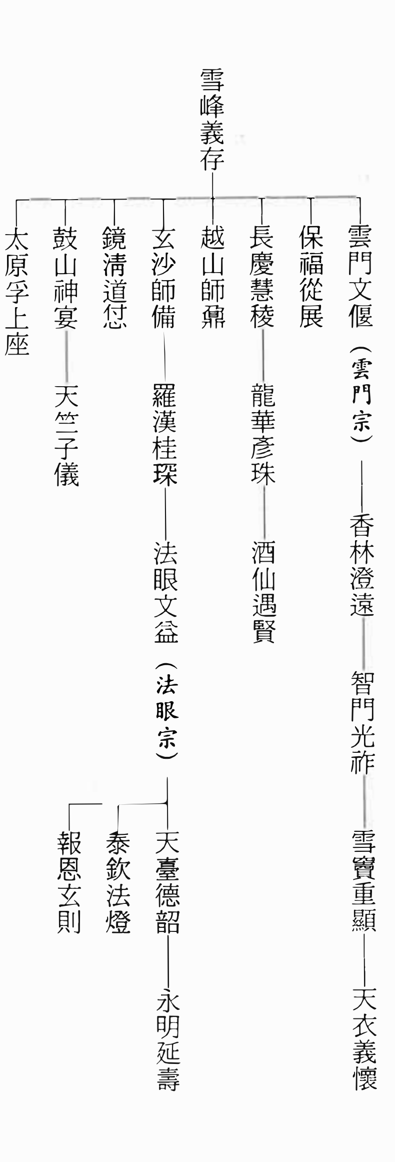
原文書目

《指月錄・續指月錄》　瞿汝稷、聶先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三刷。
《五燈會元》　宋普濟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臺初版。
《景德傳燈錄》　宋釋道原編，彙文堂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初版。
《古尊宿語錄》　宋藏主賾公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初版。
《禪家寒山詩注》　唐寒山著，民國李誼註釋，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七月臺初版。
《禪門逸書初編》　明復法師主編，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禪門逸書續編》　明復法師主編，漢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禪宗全書》　藍吉富主編，文殊文化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初版。
《大日本佛教全書》　佛書刊行會編纂，名著普及會，平成三年八月二十日覆刻板三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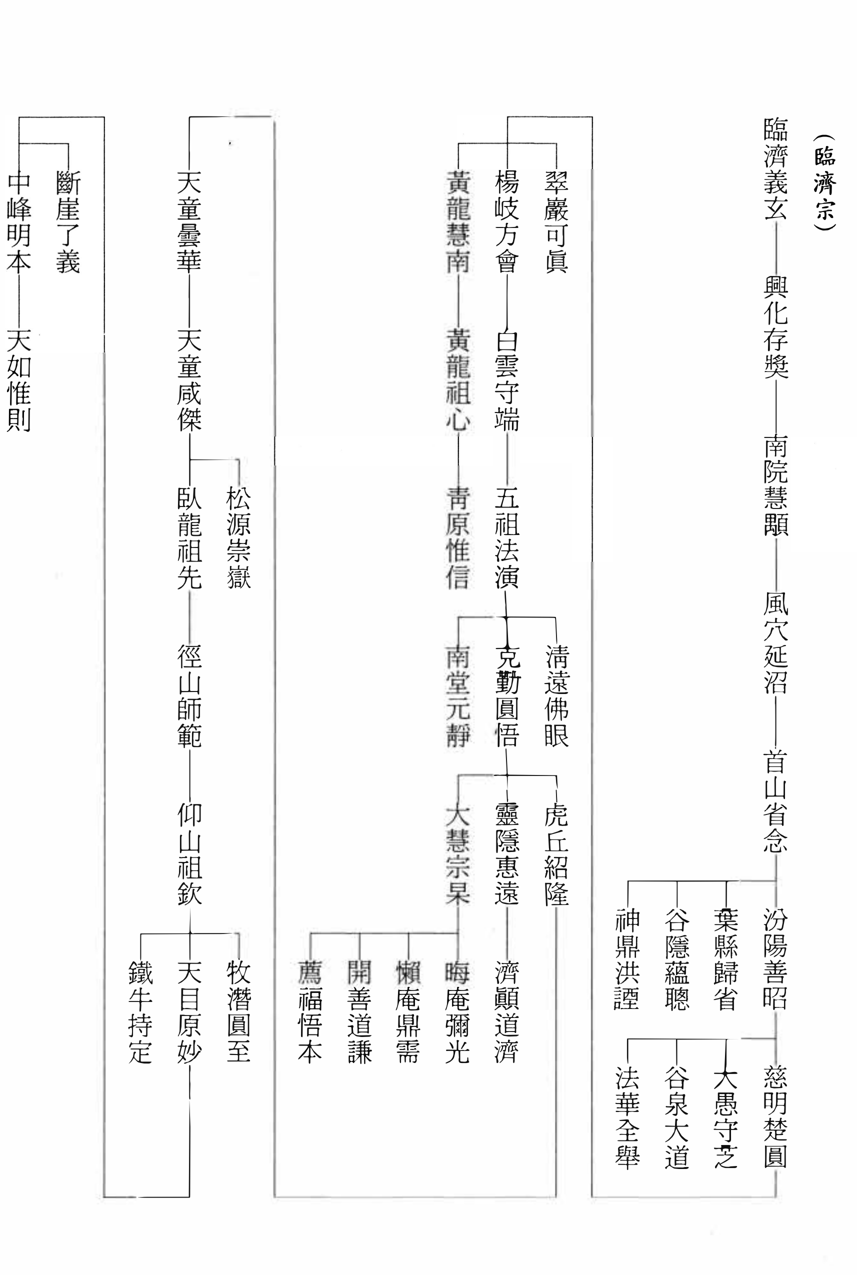
禪師傳承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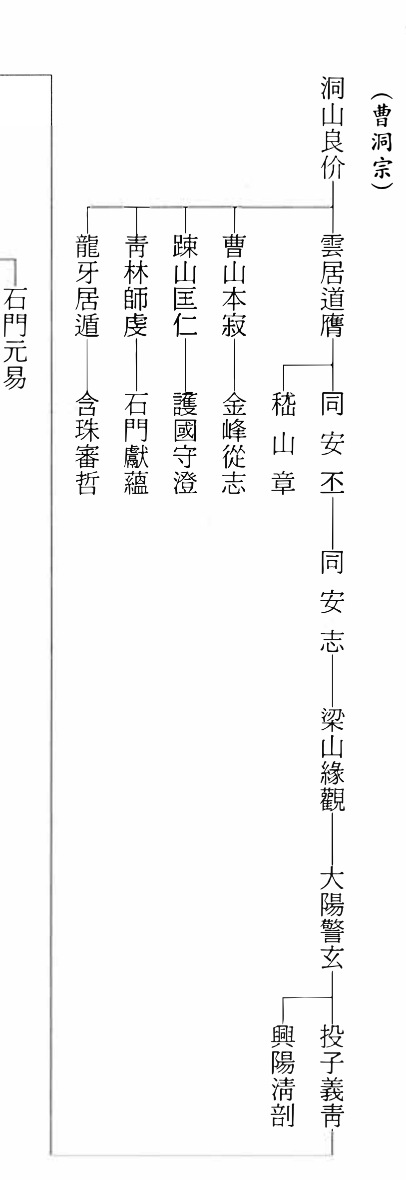
菩提達摩
二祖會可
三祖僧璨
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
六祖慧能
牛頭法融
度門神秀
六祖慧能
南嶽懷讓
南陽慧忠
荷澤神會
永嘉玄覺
吉州志誠
洪州法達
信州智常
司空本淨
青原行思
馬祖道一
百丈懷海
大珠慧海
龐蘊居士
鹽官齊安
南泉普願
歸宗智常
隱峰禪師
大梅法常
黃檗希運
臨濟義玄
(臨濟宗)
溈山靈祐
仰山慧寂
(潙仰宗)
香嚴智閑
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
趙州從諗
長沙景岑
石頭希遷
藥山惟儼
丹霞天然
天皇道悟
洞山良价
雲居道膺
曹山本寂
(曹洞宗)
船子德誠
夾山善會
翠微無學
投子大同
龍潭崇信
德山宣鑒
巖頭全豁
雪峰義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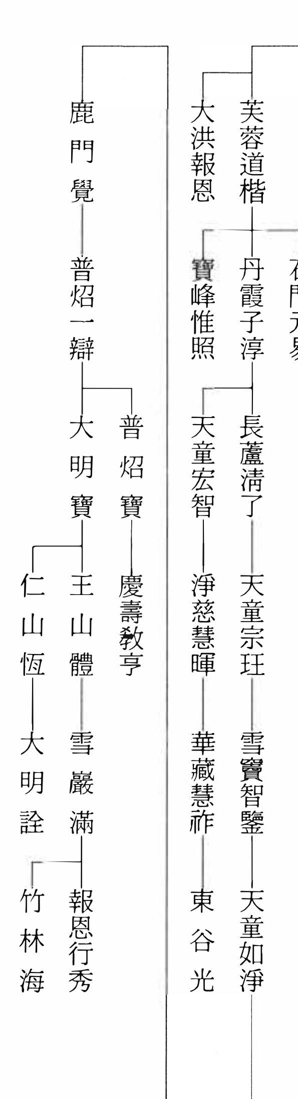
雪峰義存
雲門文偃（雲門宗）
香林澄遠
智門光祚
雪竇重顯
天衣義懷
保福從展
長慶慧稜
龍華彥珠
酒仙遇賢
越山師鼐
玄沙師備
羅漢桂琛
法眼文益（法眼宗）
天臺德韶
永明延壽
泰欽法燈
報恩玄則
鏡清道怤
鼓山神宴
天竺子儀
太原孚上座


（臨濟宗）
臨濟義玄
興化存獎
南院慧顒
風穴延沼
首山省念
汾陽善昭
葉縣歸省
谷隱蘊聰
神鼎洪諲
慈明楚圓
大愚守芝
谷泉大道
法華全舉
翠巖可眞
楊岐方會
黃龍慧南
白雲守端
黃龍祖心
五祖法演
青原惟信
清遠佛眼
克勤圓悟
南堂元靜
虎丘紹隆
靈隱惠遠
大慧宗杲
濟顚道濟
晦庵彌光
懶庵鼎需
開善道謙
薦福悟本
天童曇華
天童咸傑
松源崇嶽
臥龍祖先
徑山師範
仰山祖欽
牧潛圓至
天目原妙
鐵牛持定
斷崖了義
中峰明本
天如惟則

（曹洞宗）



洞山良价
雲居道膺
同安丕
同安志
梁山緣觀
大陽警玄
投子義青
興陽清剖
稐山章
曹山本寂
金峰從志
踈山匡仁
護國守澄
青林師虔
石門獻蘊
龍牙居遁
含珠審哲



芙蓉道楷
石門元易
丹霞子淳
寶峰惟照
長蘆清了
天童宗珏
雪竇智鑒
天童如淨
天童宏智
淨慈慧暉
華藏慧祚
東谷光
大洪報恩
鹿門覺
普炤一辯
普炤寶
慶壽敎亨
大明寶
王山體
雪巖滿
報恩行秀
仁山恆
大明詮
竹林海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二畫

◉二十四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八畫

◉九畫

◉十畫

◉十一畫

禪門詩偈人名筆畫索引

說明：二祖慧可 23 ☞ 二祖慧可的詩出現於本書第23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禪門詩偈三百首／廖閱鵬作. --初版. --臺北
市：圓神, 民85
冊； 公分. --(現代佛典；47-49)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07-223-9 (一套：平裝)

831.92 85003775

套 號：ISBN 957-607-223-9
第二冊：ISBN 957-607-225-5

圓神出版社
YUAN-SHEN PRESS

◎現代佛典48
禪門詩偈三百首(二)

●定價250元

作 者／廖閱鵬
發 行 人／曹又方
出 版 者／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 話／五七九八八〇〇（代表號）
傳 眞／五七九〇三三八・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一八五九八七一二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六三六九號
責任編輯／應桂華
校 對／廖閱鵬・應桂華・林俶萍
美術編輯／呂佩瑩
印 刷／祥峯印刷廠
法律顧問／蕭雄淋
中華民國85年5月 初版

Printed in R.O.C.